



紫鹃试莽玉

(红楼梦之二十九)

紫鹃试莽玉

(红楼梦之二十九)

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春风 郑琳

绘画 殷国庆 葛昕

惠林书局：女学士

任濟日報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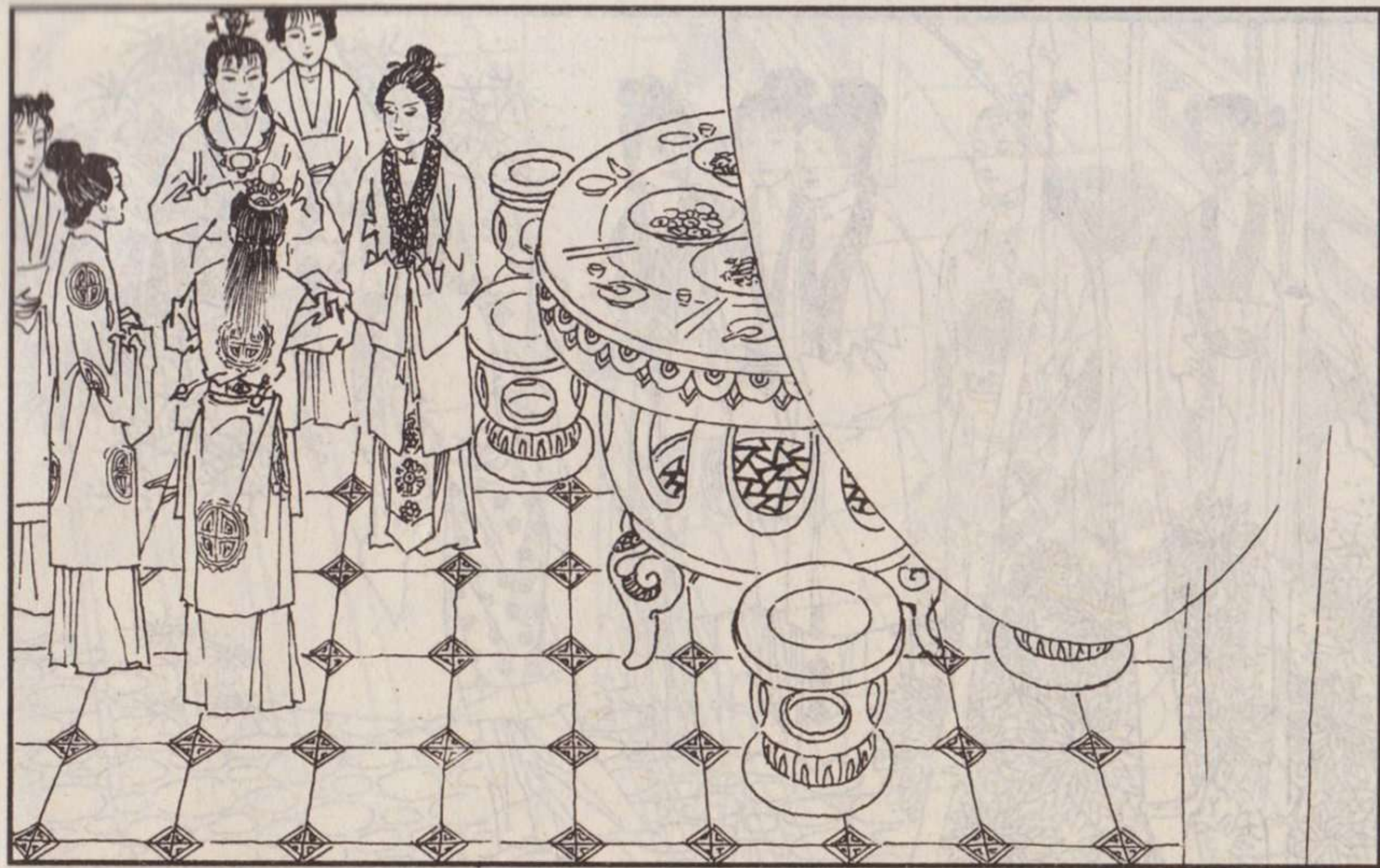
E书制作：谁是



【内容提要】黛玉的贴身丫环紫鹃，和黛玉感情深厚。为试探宝玉的真情，她故意编造了黛玉要回苏州的谎话告诉宝玉。谁知宝玉听了，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，两眼也直了，手脚也冷了，话也不说了，如傻子一般傻闹起来。吓坏了贾母、王夫人等一干人。

后经紫鹃的安慰解说，渐渐地好了起来。宝玉对黛玉的一片真心由此可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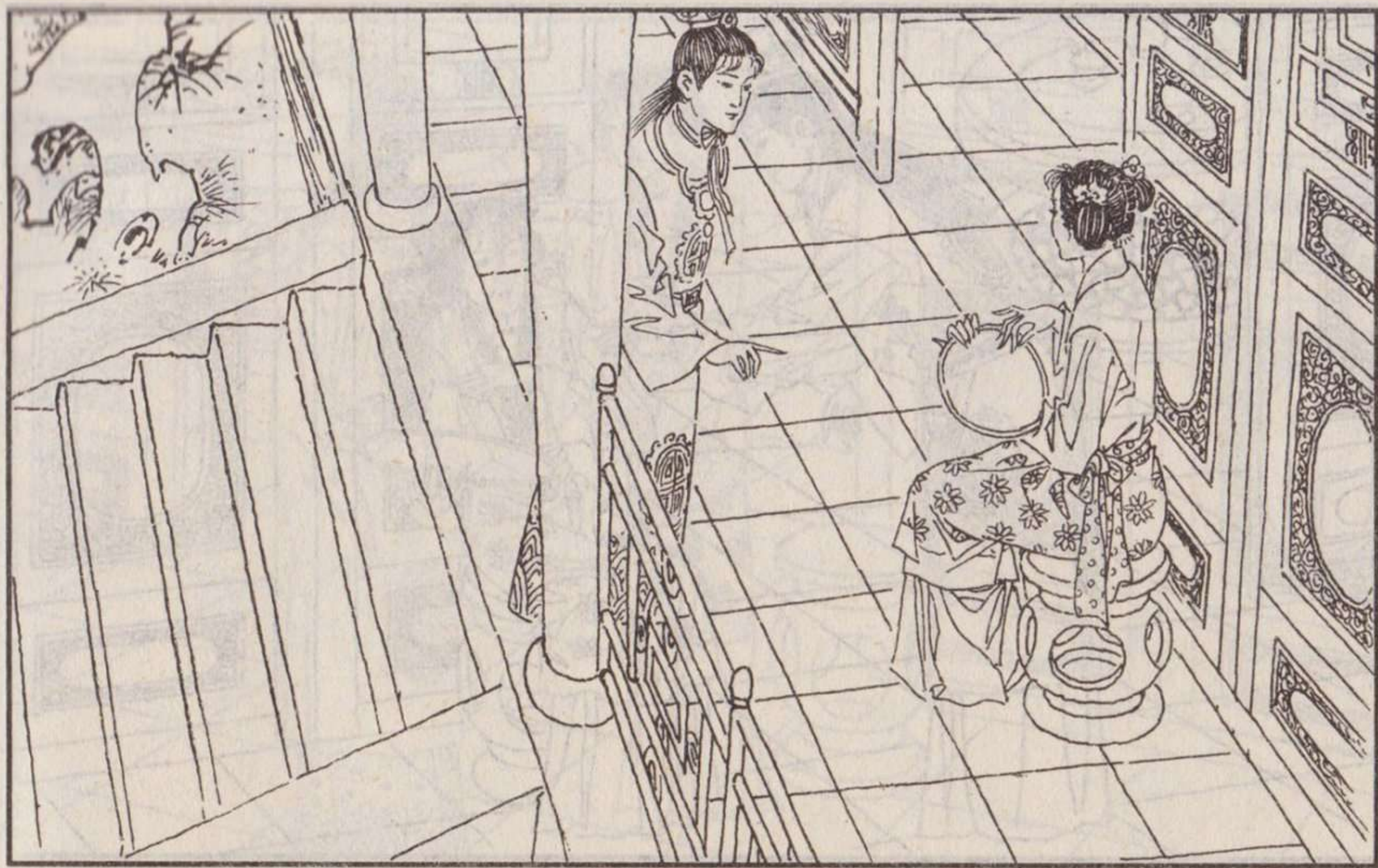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：江 冉



1. 却说王夫人要带宝玉拜甄夫人去。宝玉自是欢喜，忙去换衣服，跟了王夫人到那里。细问其家形景，自与荣宁不甚差别，果也有一宝玉。甄夫人留席，竟一日方回。宝玉方信。



2. 晚间回家来，王夫人又吩咐预备上等的席面，定了名班大戏。第二天又请过甄夫人母女，两家又亲亲密密玩乐了一天。后二日，她母女便不作辞，回任去了。



3. 这日宝玉因见湘云渐愈，然后去看黛玉。正值黛玉才歇午觉，宝玉不敢惊动，因紫鹃正在回廊上手里做针线，便上来问她：“林妹妹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了？”紫鹃道：“好些了。”



4. 宝玉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！”紫鹃笑道：“你也念起佛来，真是新闻！”宝玉见她穿着弹墨绫薄绵袄，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，便伸手向她身上摸了一摸，道：“穿这样单薄，还在风口里坐着，你再病了，越发难了。”



5. 紫鹃说道：“别动手动脚的，叫人看着不尊重。要紧的是那些混账行子们背地里说你，你总不留心，还自管和小时一般行为，如何使得？姑娘常常吩咐我们，不叫和你说笑。”说着，便起身携了针线进别的房里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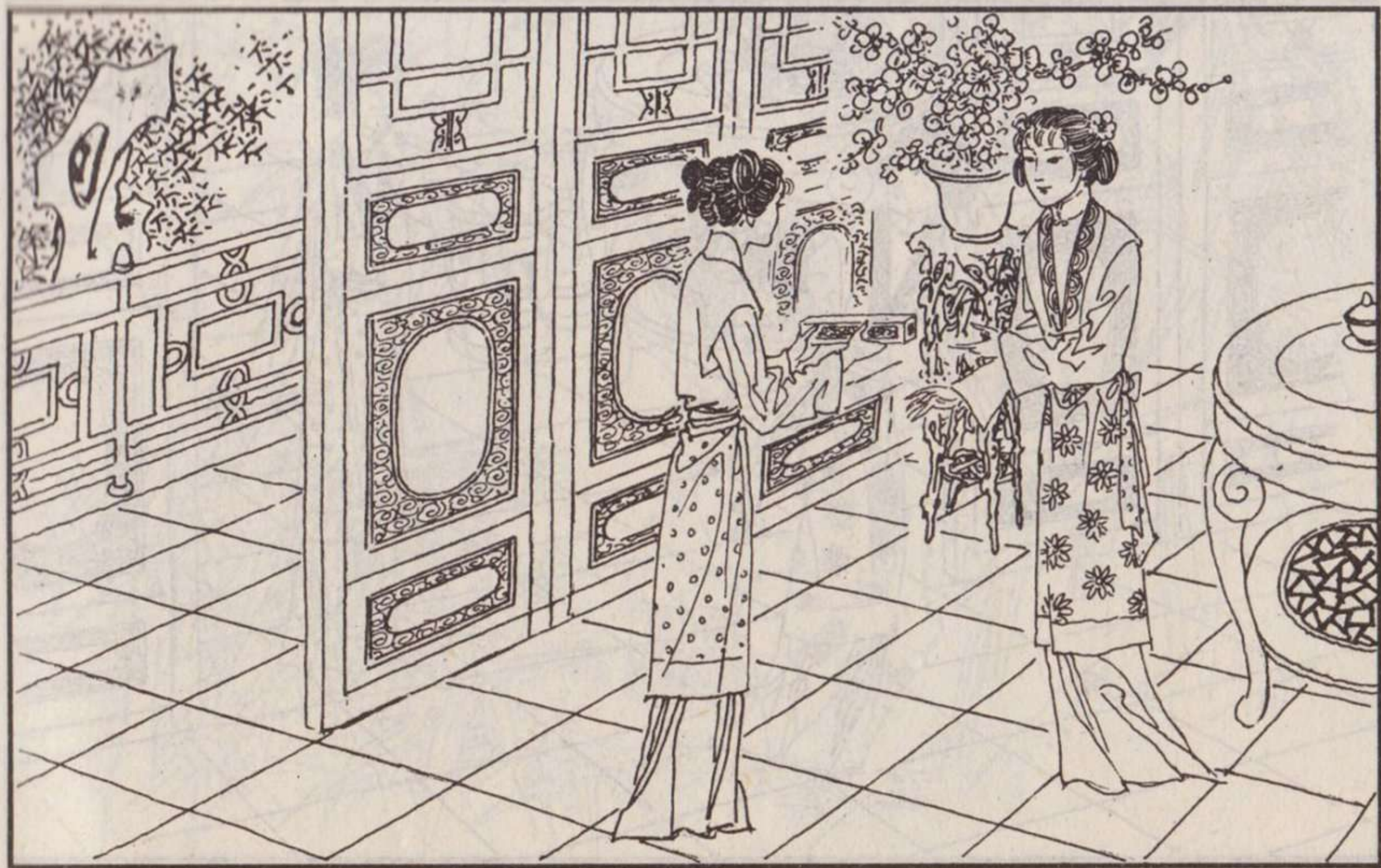
6.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，心中像浇了盆冷水，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。因见管竹林的祝妈正在那里刨土种竹，扫竹叶子，顿觉一时魂魄失守，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，不觉滴下泪来。



7. 千思万想，总不知如何是可。偶值雪雁从此经过，忽扭头看见桃花树下石上坐着宝玉，手托着腮颊，正在出神，心中疑惑道：“怪冷的，他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？敢是他也犯了呆病了？”



8. 雪雁一边想一边走过来,笑道:“你在这里做什么呢?”宝玉忽见了雪雁,便道:“你又做什么来找我?她既防嫌,不许你们理我,你又来寻我,倘被人看见,岂不又生口舌?你快家去吧!”



9. 雪雁听了，只当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，只得回至房中。黛玉未醒，将人参交给紫鹃。紫鹃问她：“太太做什么呢？”雪雁道：“也睡中觉呢，所以等了这半日。”



10. 雪雁又问紫鹃道：“姑娘还没醒呢，是谁给了宝玉气受？坐在那里哭呢。”紫鹃忙问他在哪里。雪雁道：“在沁芳亭桃花底下。”紫鹃放下针线，嘱咐雪雁：“好生听叫。若问我，说我就来。”



11. 紫鹃出了潇湘馆，一径来寻宝玉。走至宝玉跟前，含笑说：“我不过说了那么句话，为的是大家好，你就一气，跑了这风地里来哭，弄出病来还了得！”



12. 宝玉忙笑道：“谁赌气了，我因为听你说得有理，我想你们既这样说，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，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。我所以想到这里，自己伤起心来了。”



13. 紫鹃挨着他坐着。宝玉笑道：“方才对面说话，你尚走开，这会子如何又来挨着我坐着？”紫鹃道：“几日前，你和妹妹才说了一句‘燕窝’，赵姨娘一头走了进来，就歇住了，我正想着问你。”



14. 宝玉道：“我已经在老太太跟前露了个风声，只怕老太太和凤姐姐说了。如今我听见一日给你们一两燕窝，这也就完了。”紫鹃道：“我们正疑惑，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两燕窝来呢？原来是你说了，这又多谢你费心。”



15 宝玉笑道：“这要天天吃惯了，吃上三二年就好了。”紫鹃道：“在这里吃惯了，明年家去，哪里有这闲钱吃这个？”宝玉吃了一惊，忙问：“谁家去？”紫鹃告诉他是黛玉要回苏州去。



16. 宝玉笑道：“苏州虽是原籍，因没了姑母，无人照看，才接了来的。明年回去找谁？可见你扯谎。”紫鹃冷笑道：“你太看小了人。难道只有你们贾家独是大族，别人房族中再无人了不成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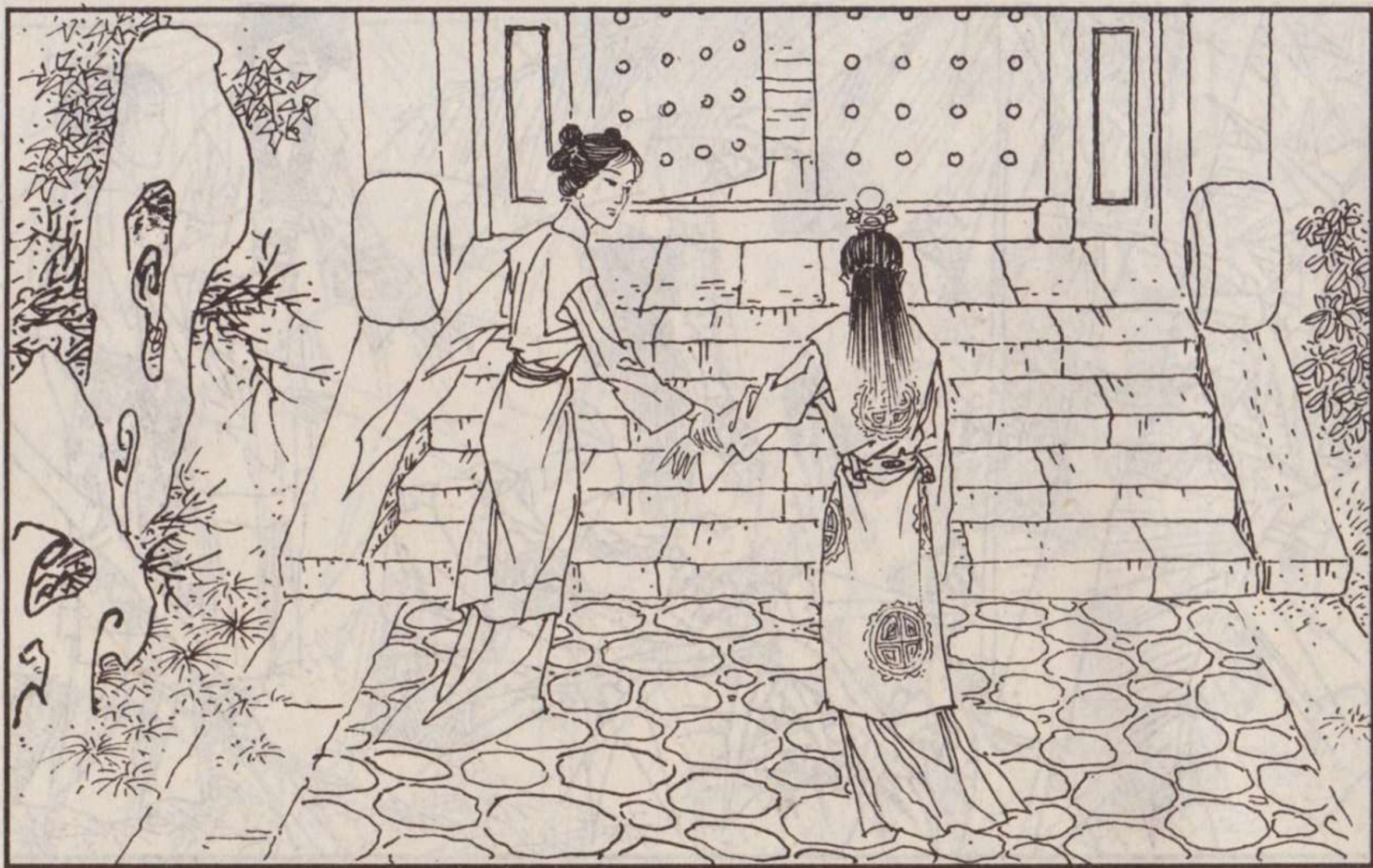
17. 紫鹃又道：“姑娘来时，老太太心疼她年小，虽有叔伯，不如亲父母，故此接来住几年。终不成林家女儿在你贾家一世不成？林家也是书香人家，断不肯将他家的人丢与亲戚，落得耻笑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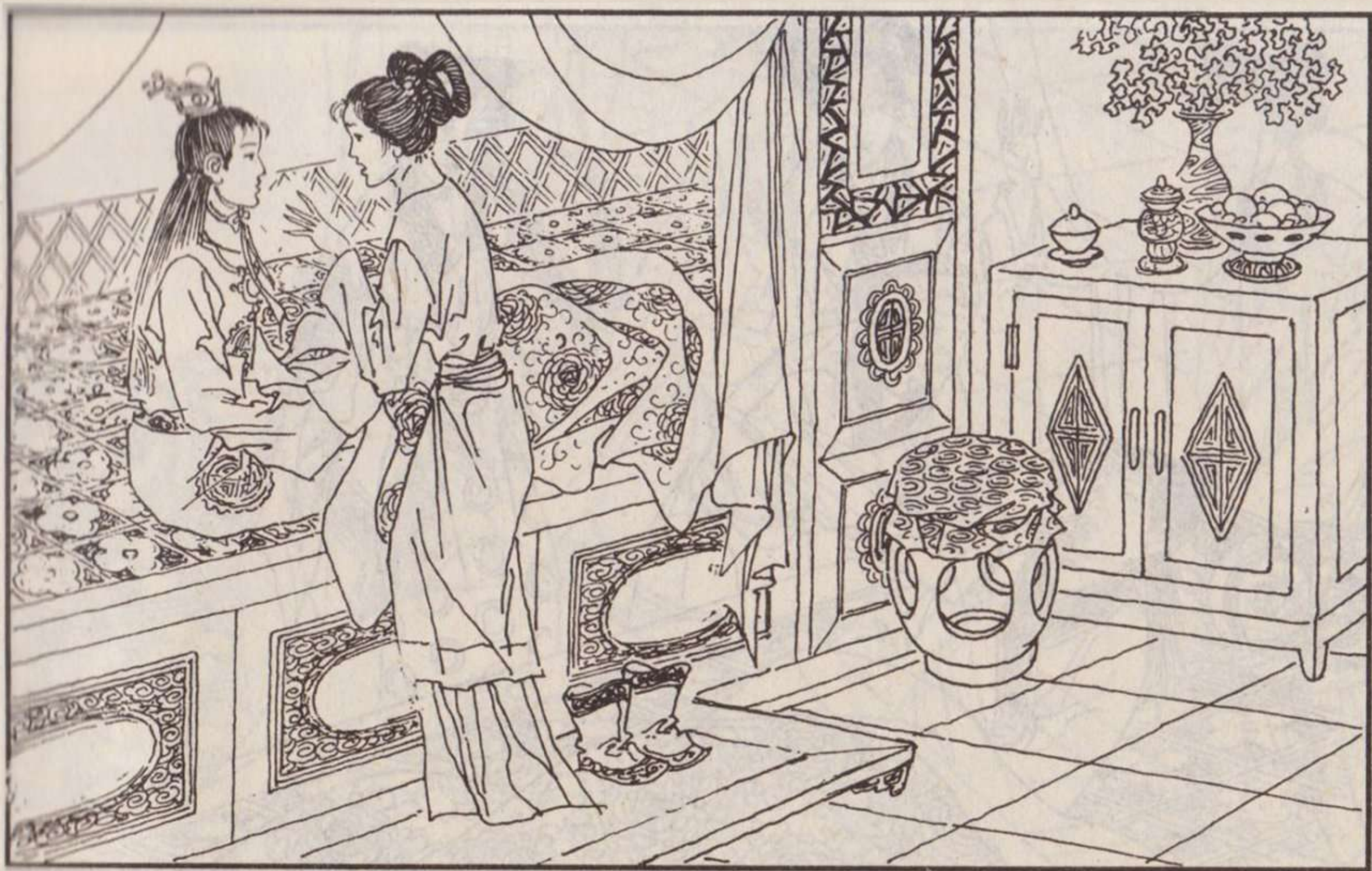
18. 紫鹃告诉宝玉，是黛玉前日夜里告诉她的，并叫她转告宝玉，早则明年春天，迟则秋天，这里纵不送去，林家亦必有人来接的。



19. 宝玉听了，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。紫鹃看他怎么回答，等了半天，见他只不作声，才要再问，只见晴雯找来，说老太太叫他呢。紫鹃笑道：“他这里问姑娘的病症，我告诉了他半日，他只不信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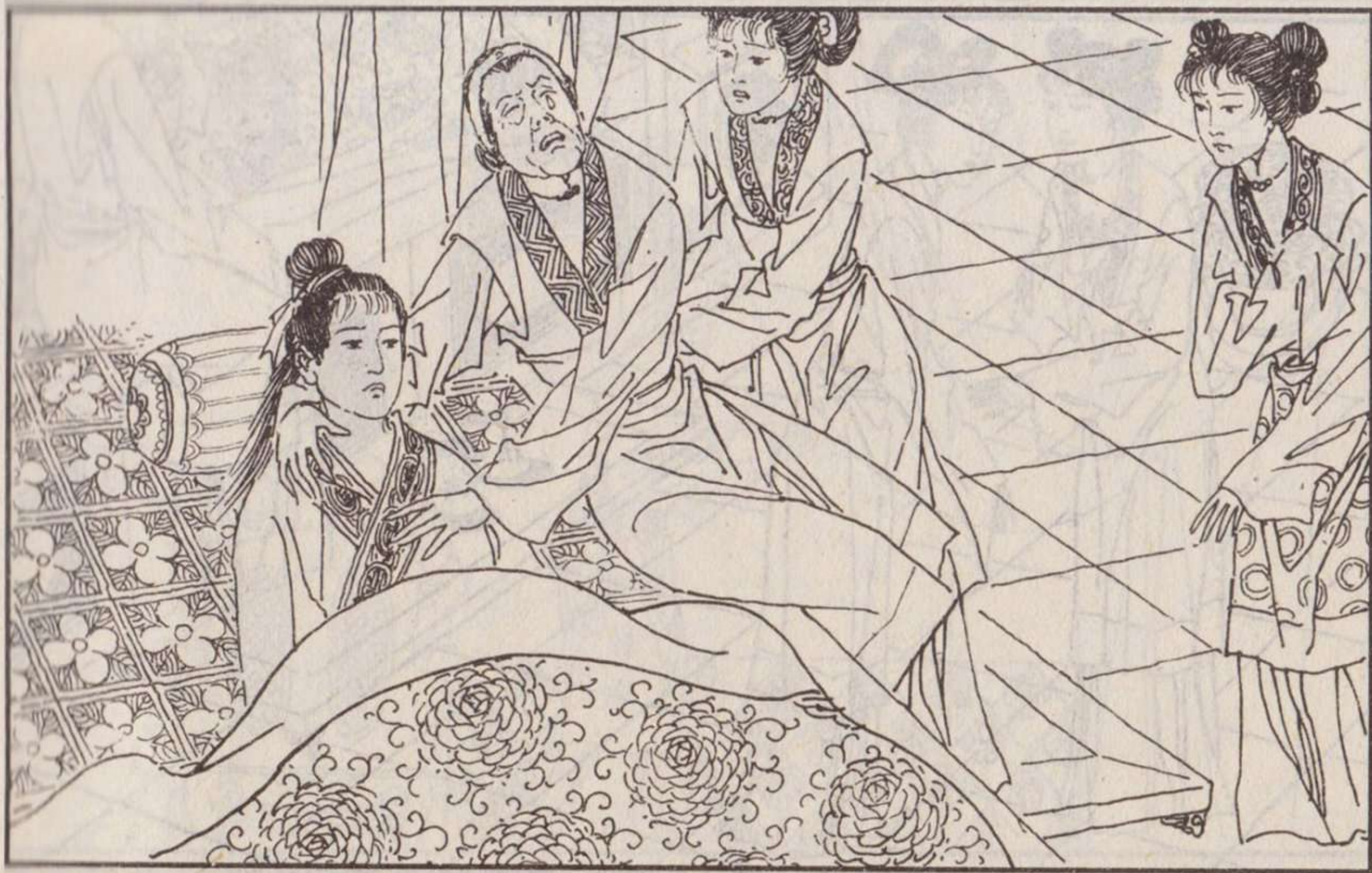
20. 说着，紫鹃自己便走回房去了。晴雯见宝玉呆呆的，一头热汗，满脸紫胀，忙拉他的手，一直回到怡红院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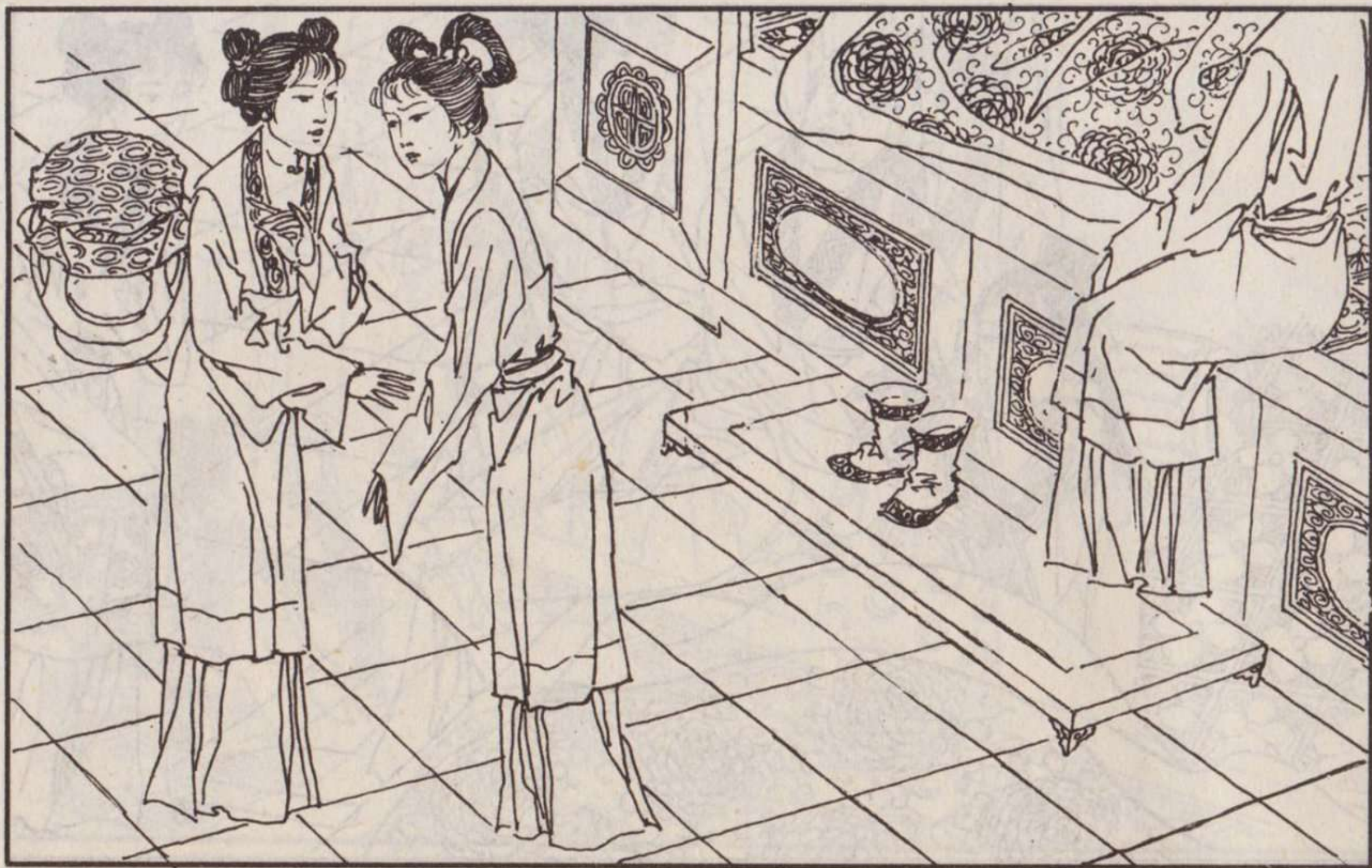
21. 袭人见了这般情景，慌起来了。无奈宝玉发热非同小可，更觉两个眼珠直直的起来；口角边津液流出，皆不知觉；给他个枕头，他便睡下；扶他起来，他便坐着；倒了茶来，他便吃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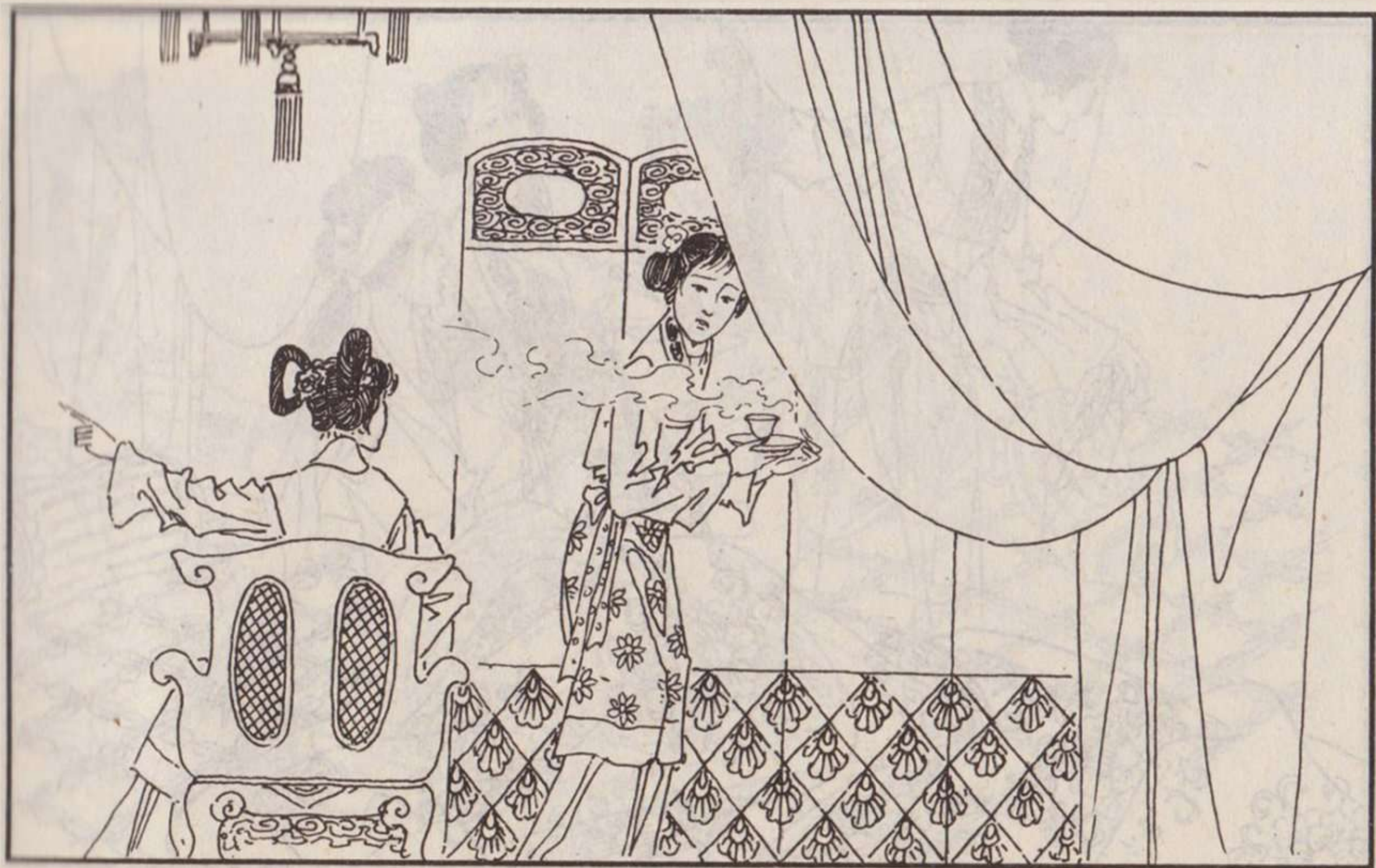
22. 众人见了也忙乱起来，又不敢去回贾母，先差人去请李嬷嬷来。一时李嬷嬷来了，问他几句话，也无回答；用手向他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两下，掐得指印如许来深，竟也不觉疼。



23. 李嬷嬷只说了一声：“可了不得了！”便搂头放声大哭起来。急得袭人忙拉她说：“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，且告诉我们，去回老太太，太太去。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？”李嬷嬷捶床捣枕说：“这可不中用了！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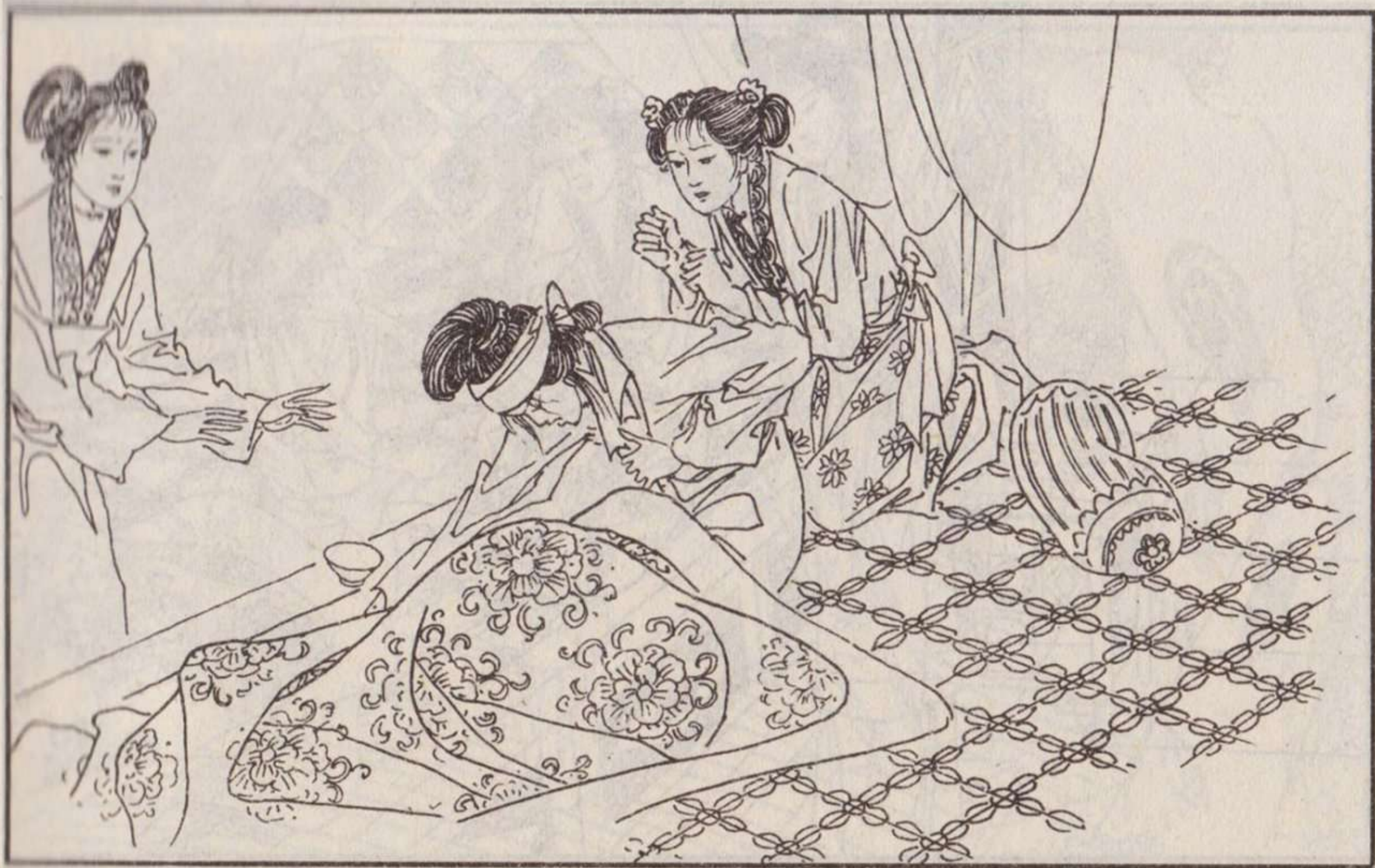
24. 袭人因她年老多知，所以请她来看；如今见她这般一说，都信以为实，也哭起来了。晴雯便把方才的情形如此这般告诉了袭人。



25. 袭人听了，便忙到潇湘馆来，见紫鹃正服侍黛玉吃药，也顾不得什么，走上来问紫鹃道：“你才和宝玉说了些什么话？你瞧瞧他去！你回老太太去，我也不管了！”说着，便坐在椅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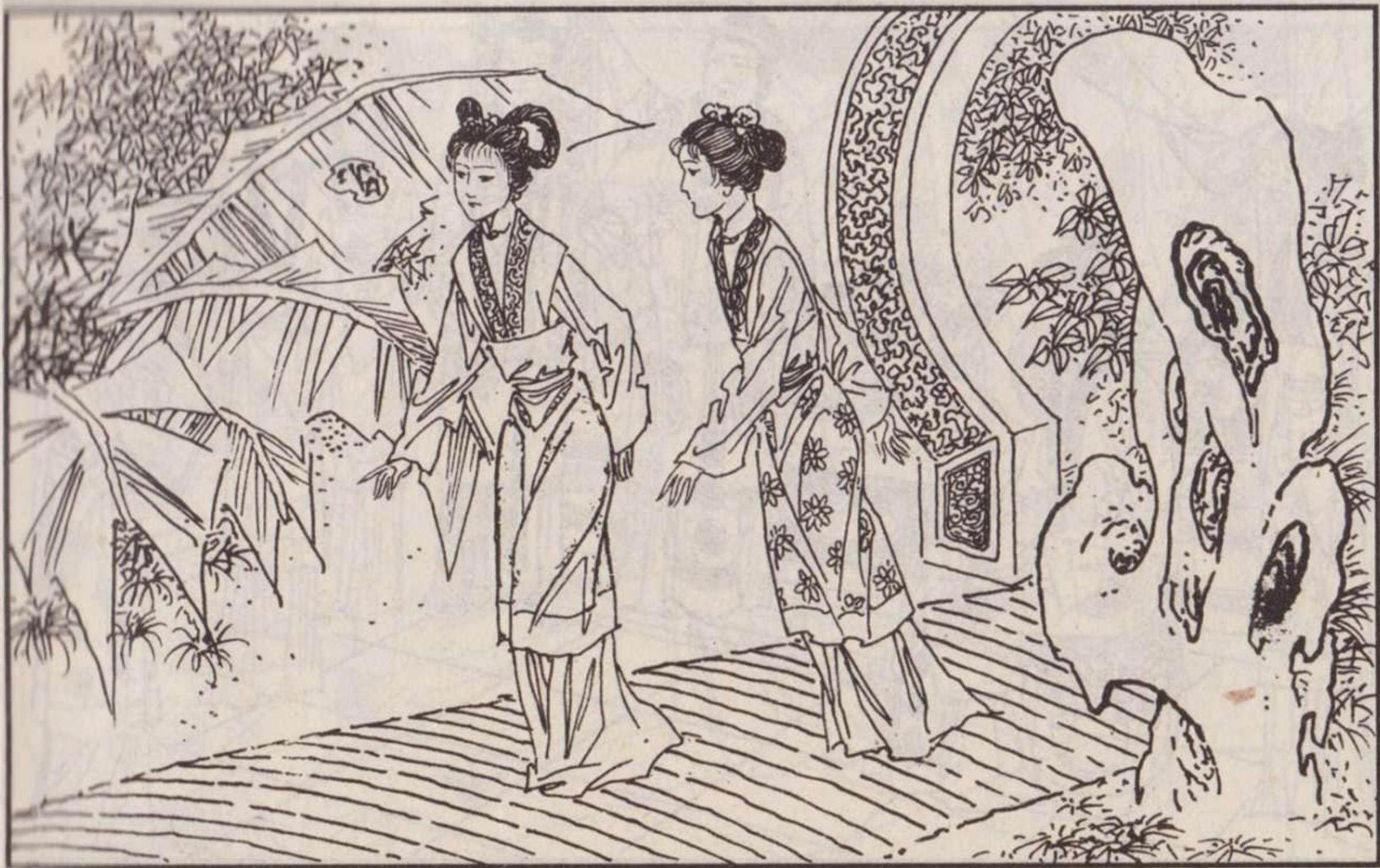
26. 黛玉忽见袭人满面急怒，又有泪痕，举止大变，更不免也着了忙，便问是怎么回事。袭人定了一回，哭道：“不知紫鹃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，那个呆子眼也直了，手脚也冷了，话也不说了，连李妈妈都说不中用了，只怕这会子都死了！”



27. 黛玉听此言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将所服之药，一口呕出，哑声大嗽了几阵。黛玉一时面红发乱，目肿筋浮，喘的抬不起头来，紫鹃忙上来捶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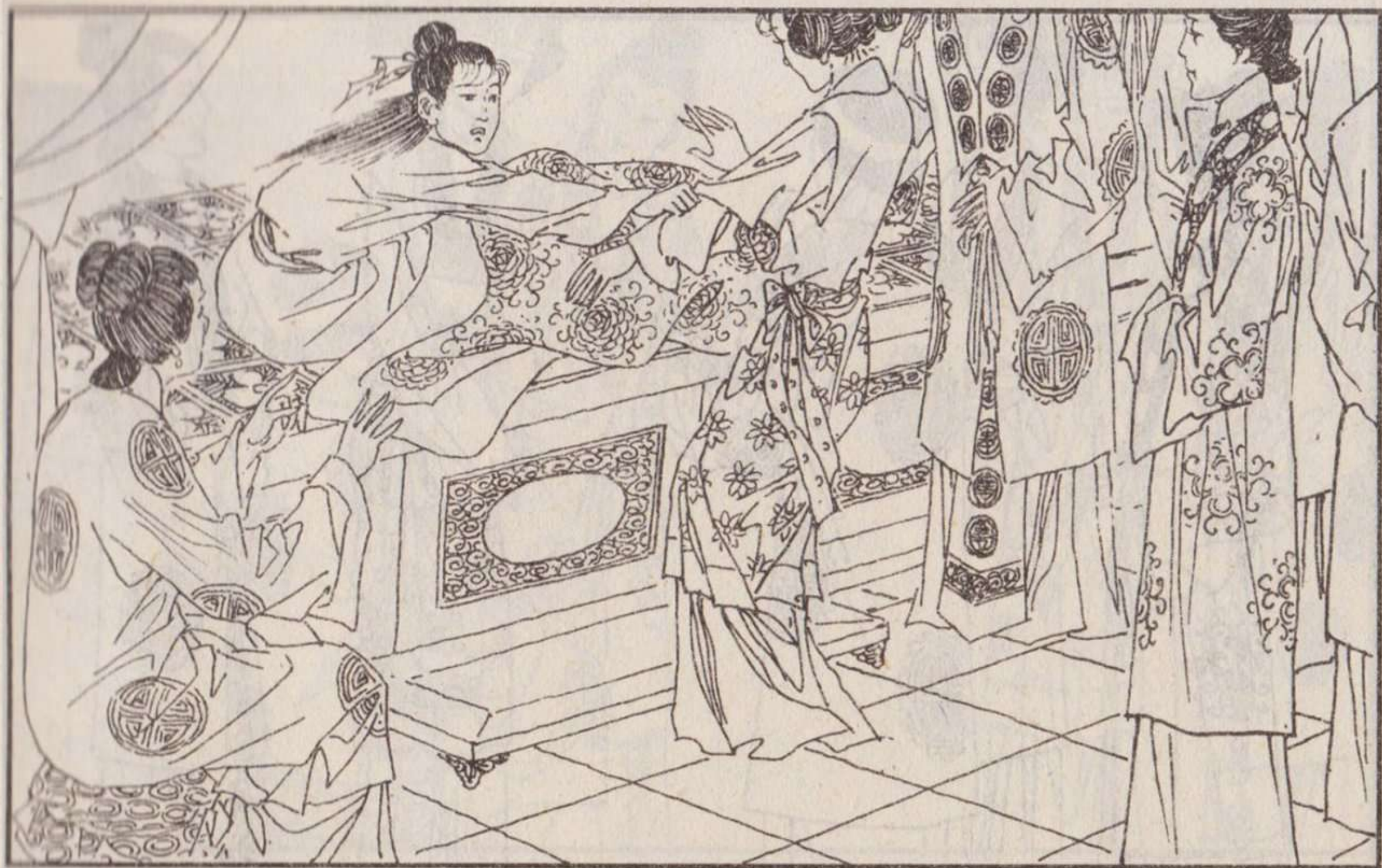
28. 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，推紫鹃道：“你不用捶！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，是正经！”紫鹃哭道：“我并没说什么，不过是说了几句玩话，他就认真了。”



29. 袭人道：“你还不知道他那傻子，每每玩话认了真。”黛玉道：“你说了什么话？趁早儿去解说，他只怕就醒过来了。”紫鹃听说，忙下床，同袭人到了怡红院。



30. 谁知贾母、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。贾母一见了紫鹃，便眼内出火，骂道：“你这小蹄子，和他说了什么？”紫鹃忙道：“并没敢说什么，不过说几句玩话。”



31. 谁知宝玉见了紫鹃，方“嗟呀”了一声，哭出来了。众人一见，都放下心来。贾母便拉住紫鹃，命他赔罪。谁知宝玉一把拉住紫鹃，死也不放，说：“要去连我带了去！”



32. 众人不解,细问起来,方知紫鹃说要回苏州去,一句玩话引出来的。贾母流泪道:“我当有什么要紧大事!原来是这句玩话。”又向紫鹃道:“你这孩子,素日是个伶俐聪敏的,你又知道他有个呆根子,平白地哄他做什么?”



33. 薛姨妈劝道：“他两个一处长这么大，比别的姊妹更不同。这会子热刺刺的说一个去，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，便是冷心肠的大人，也要伤心。这并不是什么大病，吃一两剂药就好了。”



34. 正说着，人回：“林之孝家的，赖大家的，都来瞧哥儿来了。”贾母道：“叫她们来瞧瞧。”宝玉听了一个林字，便满床闹起来，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林家的人接他们来了，快打出去吧！”



35. 贾母听了，也忙说：“打出去吧！”又忙安慰宝玉说那不是林家人，林家的都死绝了，没人接她的，你只放心吧！宝玉哭道：“凭他是谁，除了林妹妹，谁都不许姓林的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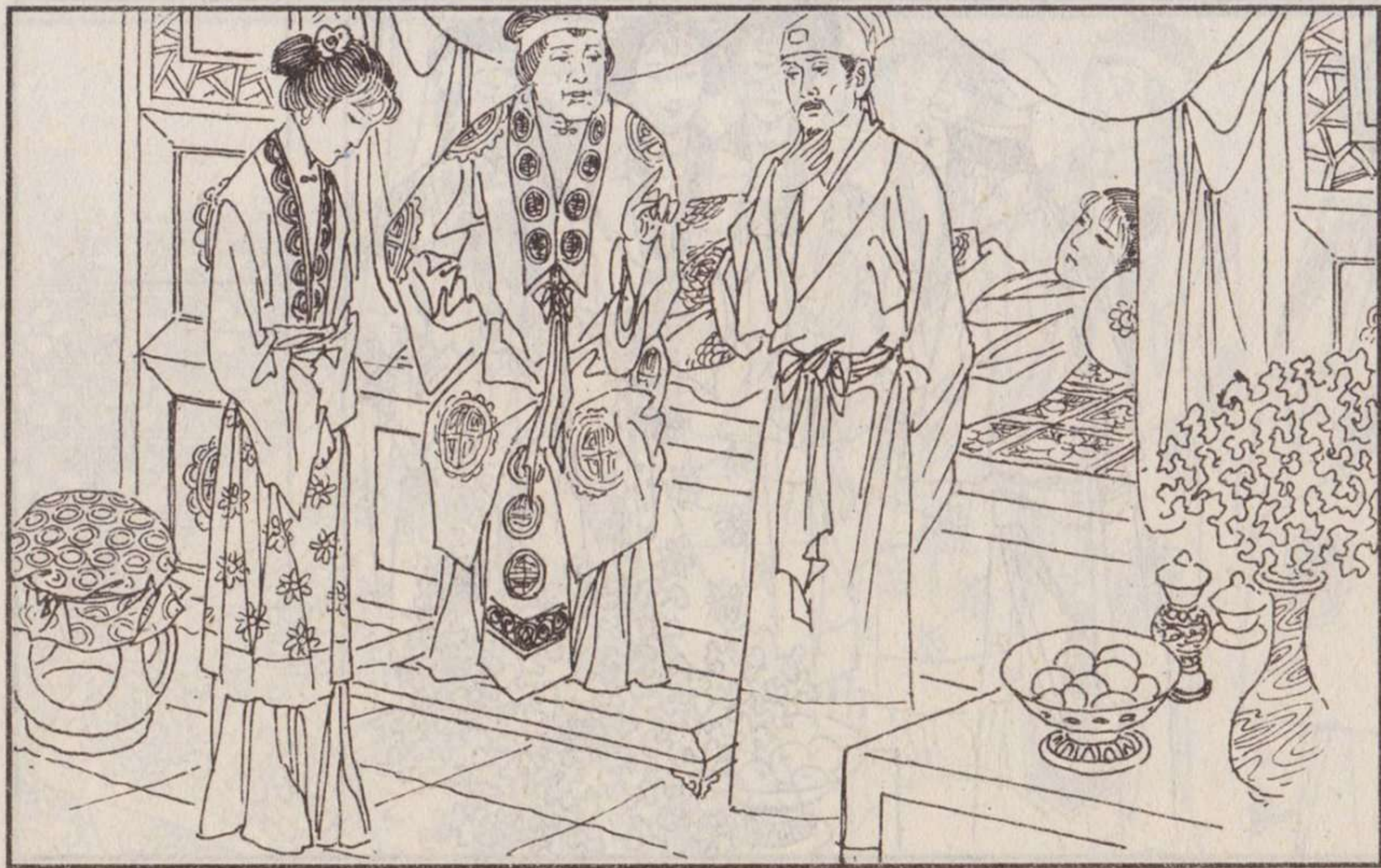
36. 贾母道：“没姓林的来，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。”一面吩咐众人：“以后别叫林之孝家的进园来，你也别说‘林’字。孩子们！你们听了我这一句话吧！”众人忙答应，又不敢笑。



37. 一时宝玉又一眼看见了十锦榻子上陈设的一只金西洋自行船，便指着乱说：“那不是接他们的船来了？湾在那里呢！”贾母忙命拿下来，宝玉伸手便要来掖在被中，笑道：“这可去不成了！”



38. 宝玉一面说，一面死拉着紫鹃不放。一时请来了王太医，王夫人、薛姨妈、宝钗等暂避入里间。贾母便端坐在宝玉身旁，见王太医拿了宝玉的手，诊了一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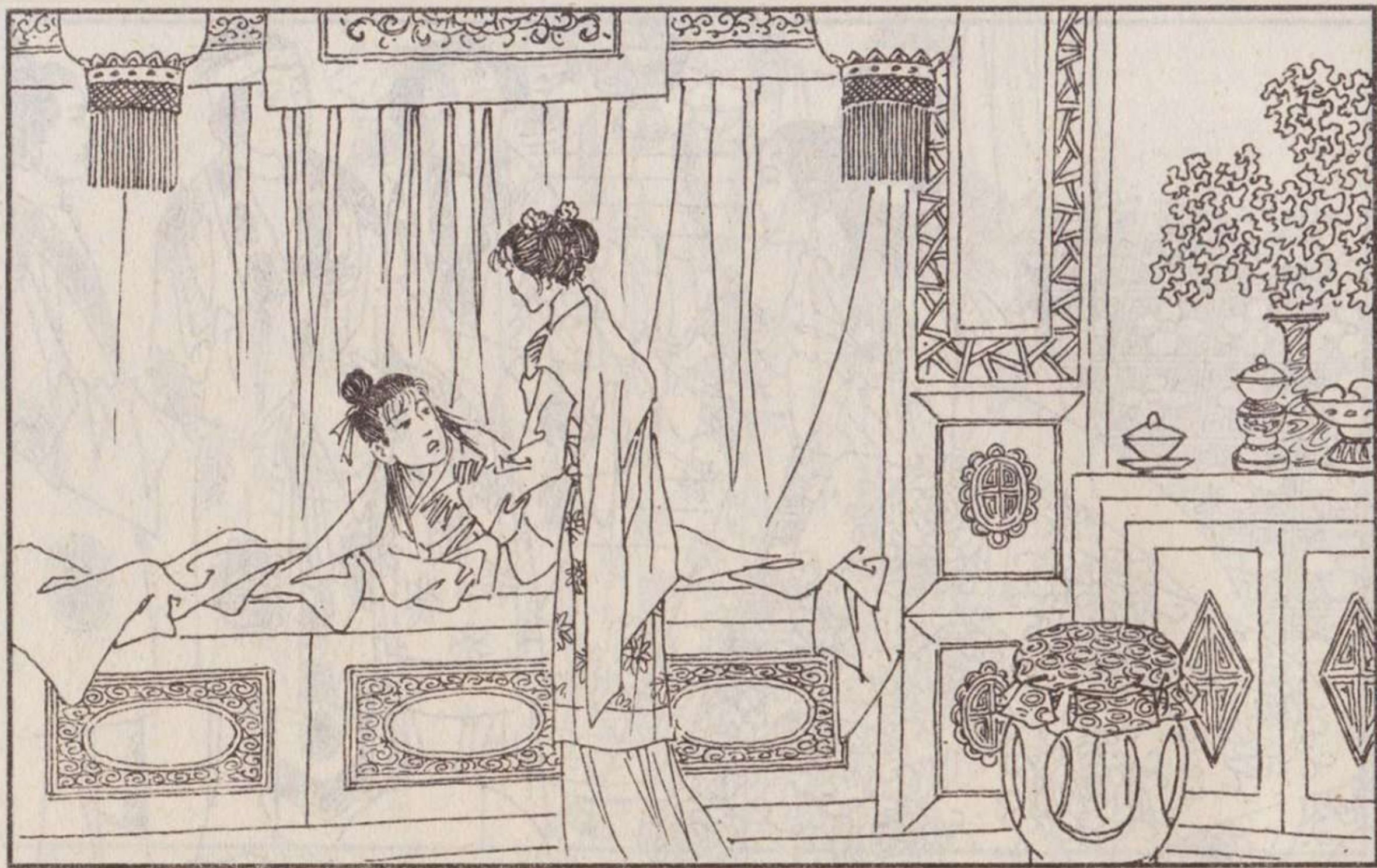
39. 那紫鹃少不得低下头，王太医也不解何意，起身说道：“世兄这症，乃是痰迷之症，系急痛所致，不过一时壅蔽，较诸痰迷似轻些。”贾母道：“你只说怕不怕，谁同你背药书呢！”



40. 王太医忙躬身笑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”贾母道：“既如此，请到外面坐，开药方。吃好了，我另外预备好谢礼，若耽误了，我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的大堂。”



41. 一时按方煎药服下，果觉比先安静。宝玉只不肯放紫鹃，说：“她去了，便要回苏州去了。”贾母、王夫人无法，只得命紫鹃守着他，另将琥珀去服侍黛玉。黛玉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。



42. 这晚间宝玉稍安，贾母、王夫人等方回去了，一夜还遣人来问信几次。李妈妈带宋妈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，紫鹃、袭人、晴雯等日夜相伴。宝玉几次从梦中惊醒，不是哭了，说黛玉已去，便是说有人来接。每惊一时，必得紫鹃安慰一番方罢。



43. 彼时贾母又命将祛邪守灵丹及开窍通神散各样上方秘制诸药，按方饮服，次日又服了王太医药，渐次好了起来。宝玉心下明白，因恐紫鹃回去，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态。



44. 紫鹃自那日也着实后悔,如今日夜辛苦,并没有怨意。袭人等皆心安神定,因向紫鹃笑道:“都是你闹的,还得你来治。也没见我们这位呆子,‘听风就是雨’,往后怎么好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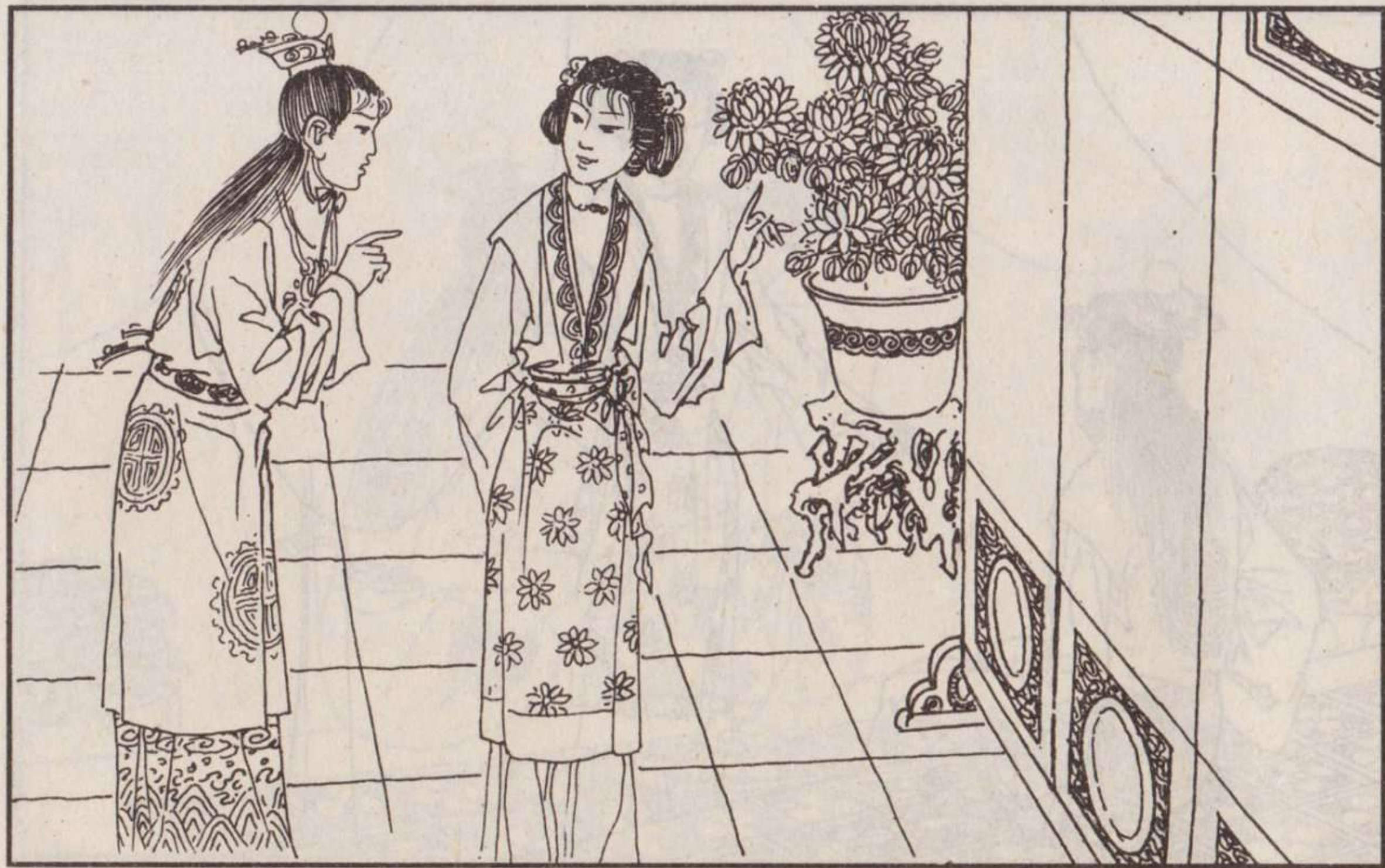
45. 此时湘云之症痊愈，天天过来瞧看，见宝玉明白了，便将他病中狂态形容与他瞧，引得宝玉自己伏枕而笑：原来他起先那样，竟是不知的；如今听人说，还不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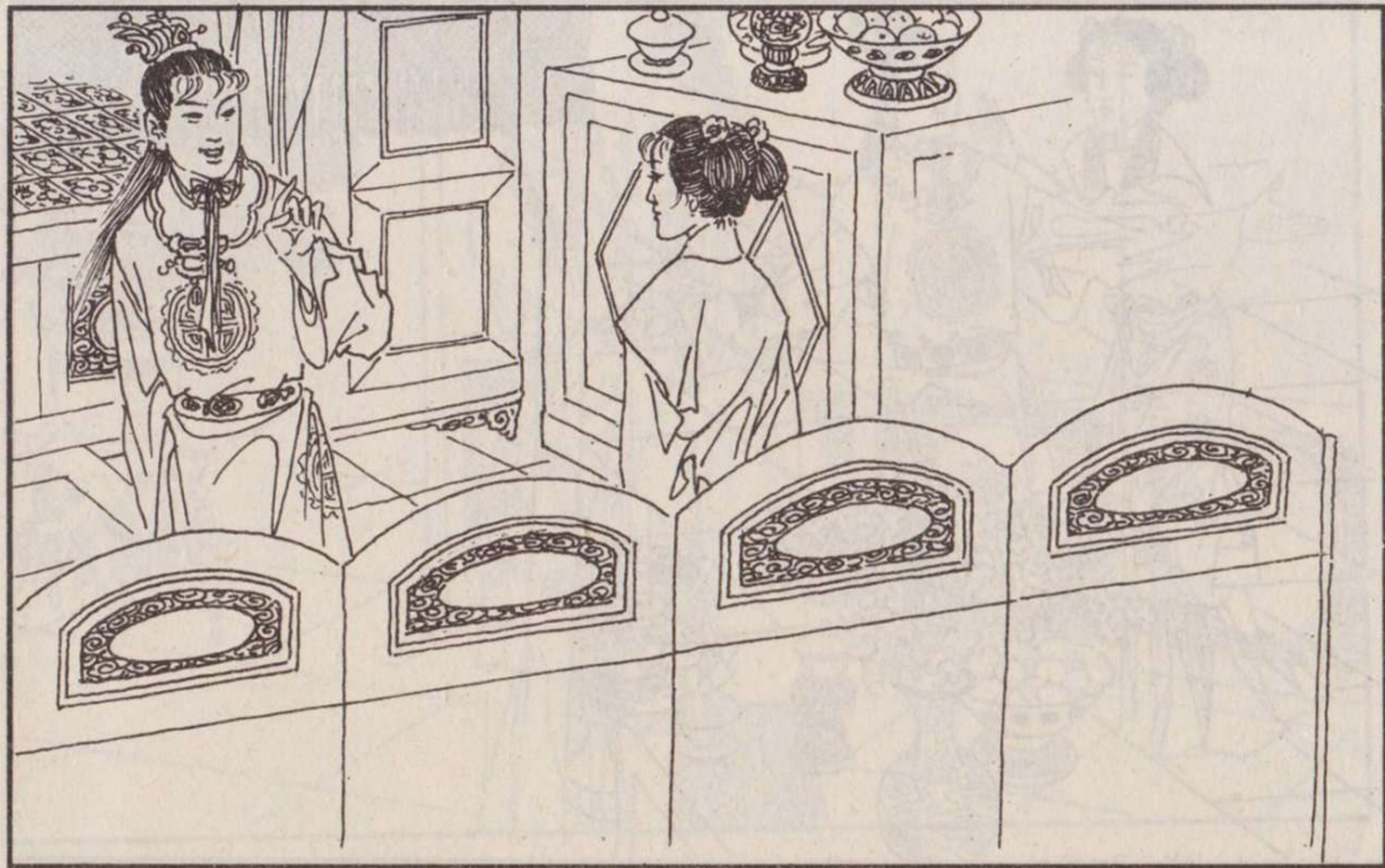
46. 无人时，紫鹃在侧，宝玉又拉她的手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唬我？”紫鹃道：“不过是哄你玩的，你就认真。”宝玉道：“你说得那样有情有理，如何是玩话呢？”紫鹃笑道：“那些玩话，都是我编的。纵有人来接，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。”



47. 宝玉道：“便老太太放去，我也不依！”紫鹃笑道：“果真的不依？只怕是口里的话。你如今也大了，连亲也定下了，过二三年再娶了亲，你眼睛里还有谁呢？”



48. 宝玉听了，又惊问：“谁定了亲？定了谁？”紫鹃笑道：“年里我就听见老太太说要定了琴姑娘呢；不然，那么疼她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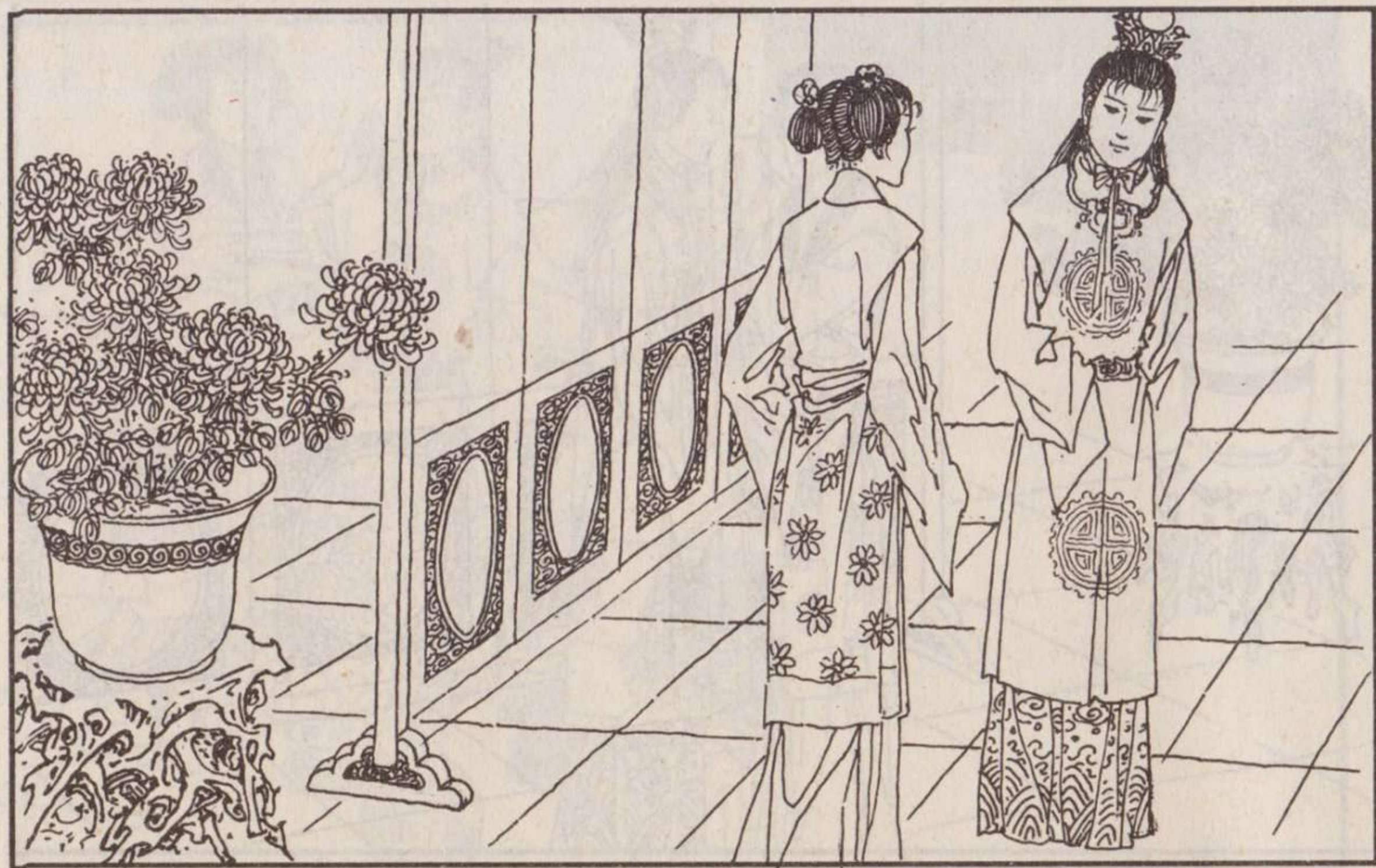
49. 宝玉笑道：“人人只说我傻，你比我更傻！她已许给梅翰林家了。果然定下了她，我还是这个形景？先时我发誓赌咒，砸劳什子，你都没劝过吗？我病这几日刚刚才好了，你又来恼我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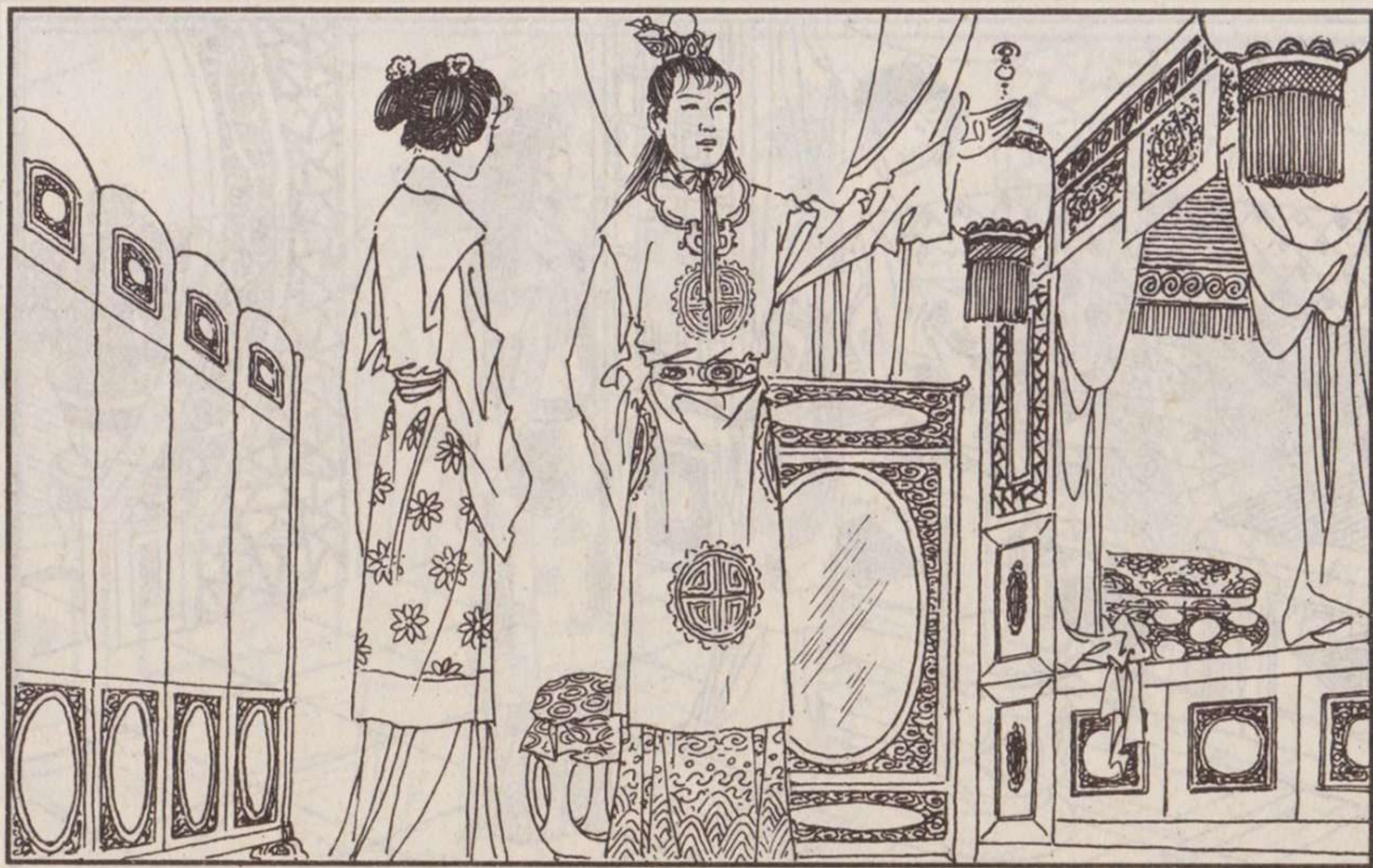
50. 宝玉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死了，把心迸出来，你们瞧见了，然后连皮带骨，一概都化成一股灰，再化成一股烟，一阵大风吹得四面八方都散了，这才好！”说着，又滚下泪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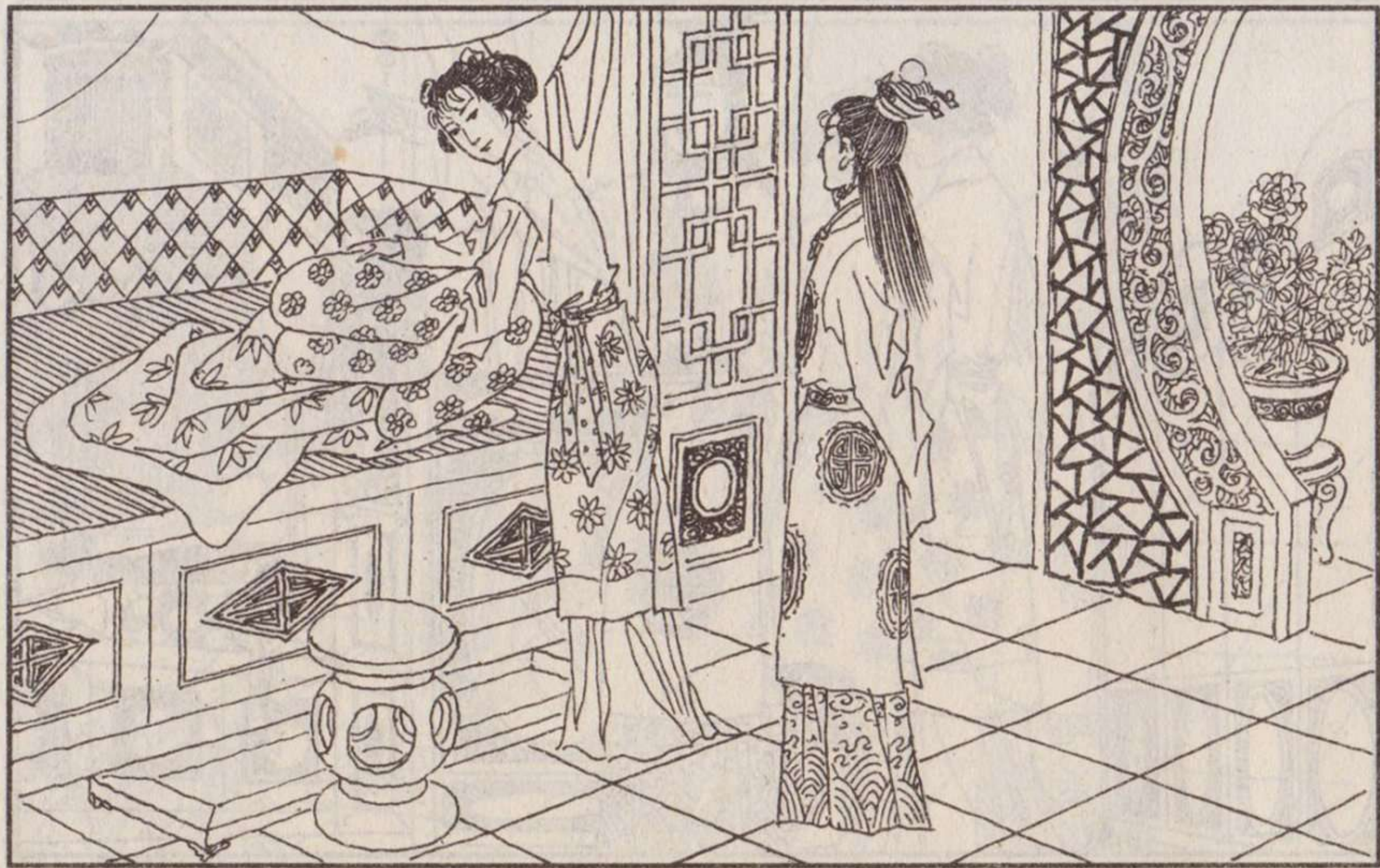
51. 紫鹃忙上来捂他的嘴，替他擦眼泪，又忙笑解释道：“你不用着急，这原是我心里着急故意来试你。”宝玉听了，诧异地问她又着什么急？



52. 紫鹃笑道：“老太太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，偏偏她又和我极好，我如今心里却愁她倘或要去了，我必要跟了她去的。我若不去，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长；若去，又弃了本家。所以我说出这谎话来问你。谁知你就傻闹起来。”



53. 宝玉笑道：“原来是你愁这个，所以你是傻子！从此后再别愁了！我告诉你一句打诨儿的话：活着，咱们一处活着；不活着，咱们一处化灰，化烟。如何？”



54. 紫鹃心下暗暗筹划，一时又笑道：“你也好了，该放我回去瞧瞧我们那一个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昨夜就要叫你去的，偏又忘了。我已经好了，你就去吧。”紫鹃方打迭铺盖妆奁之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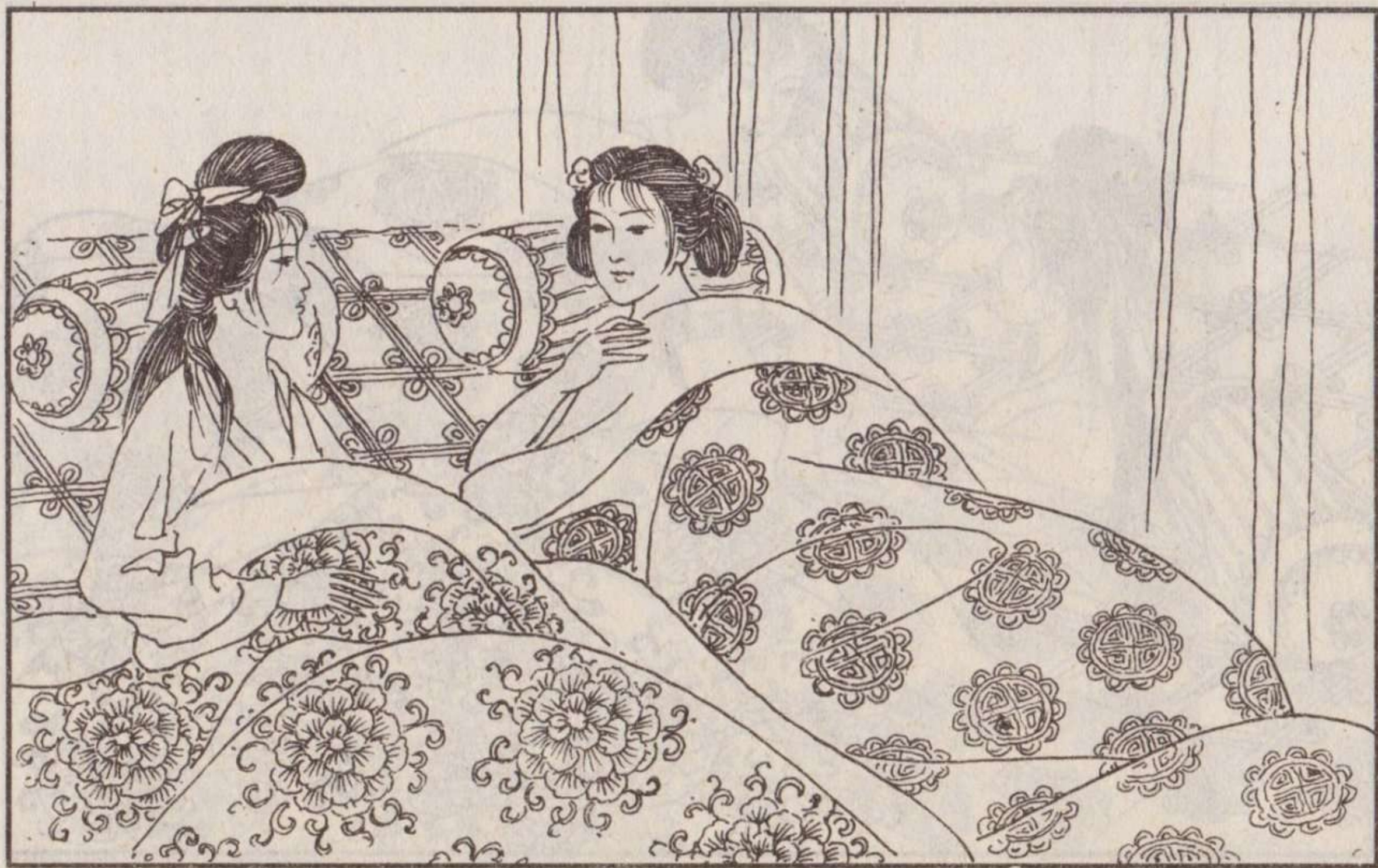
55. 宝玉笑道：“我看见你文具儿里头有两三面镜子，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给我留下吧。我搁在枕头旁边，睡着好照，出门带着也轻巧。”紫鹃只得与他留下，然后别了众人，自回潇湘馆来。



56. 黛玉近日闻得宝玉如此形景，未免又添些病症，多哭几场。今儿紫鹃来了，问其原故，已知大愈，仍遣琥珀去服侍贾母。夜间人静后，紫鹃已宽衣卧下之时，悄向黛玉笑道：“宝玉的心倒实，听见咱们要去了，就那样起来。”



57. 黛玉不答。紫鹃停了半晌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一动不如一静，我们这里就算好人家，别的都容易，最难得的是从小儿一处长大，脾气情性彼此知道的了。”黛玉啐道：“你这几天还不乏，趁这会子不歇一歇，还嚼什么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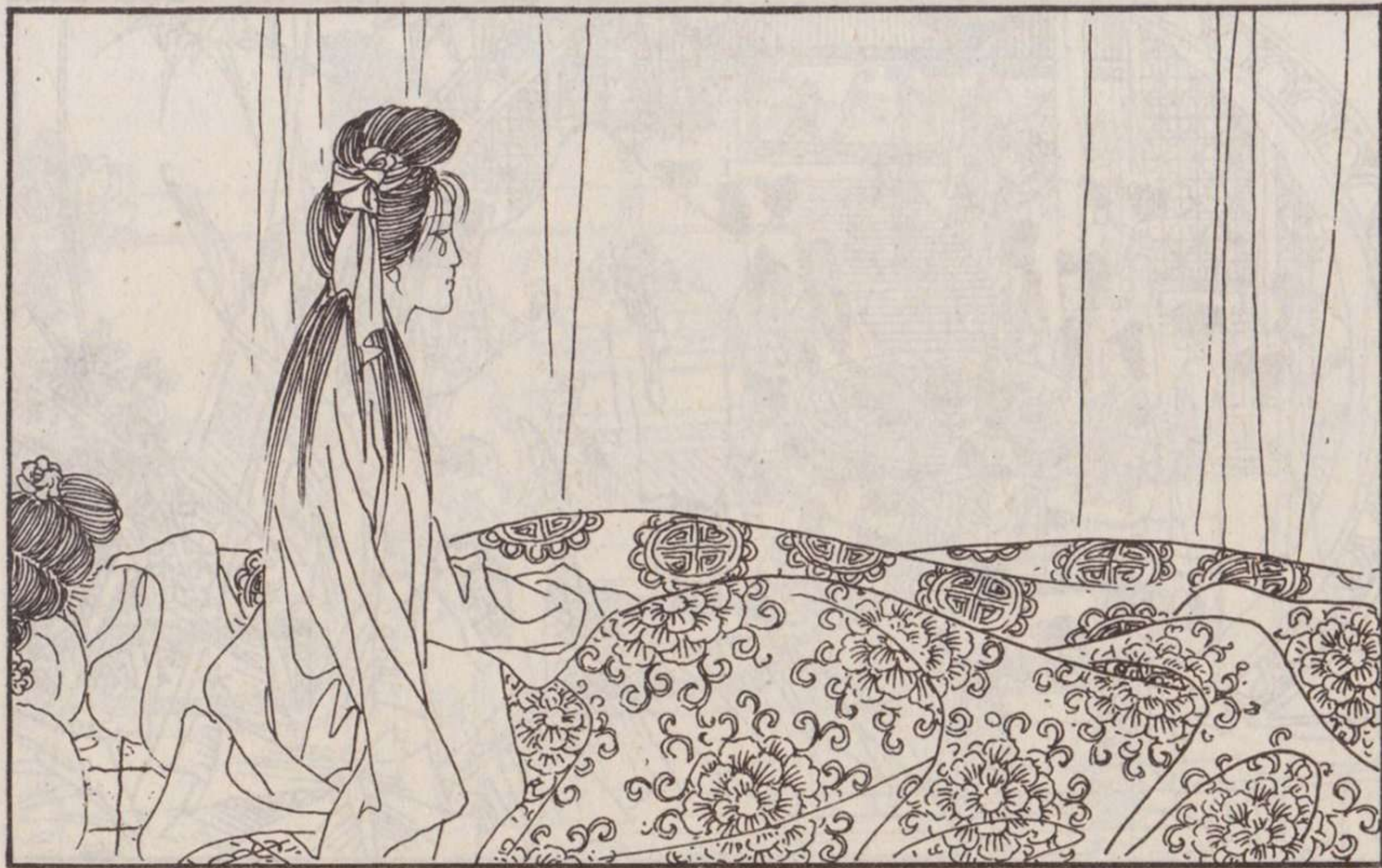
58. 紫鹃笑道：“倒不是白嚼蛆，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。替你愁了这几年了，无父母无兄弟，谁是知冷知热的人？趁早儿，老太太还明白硬朗时节，作定了大事要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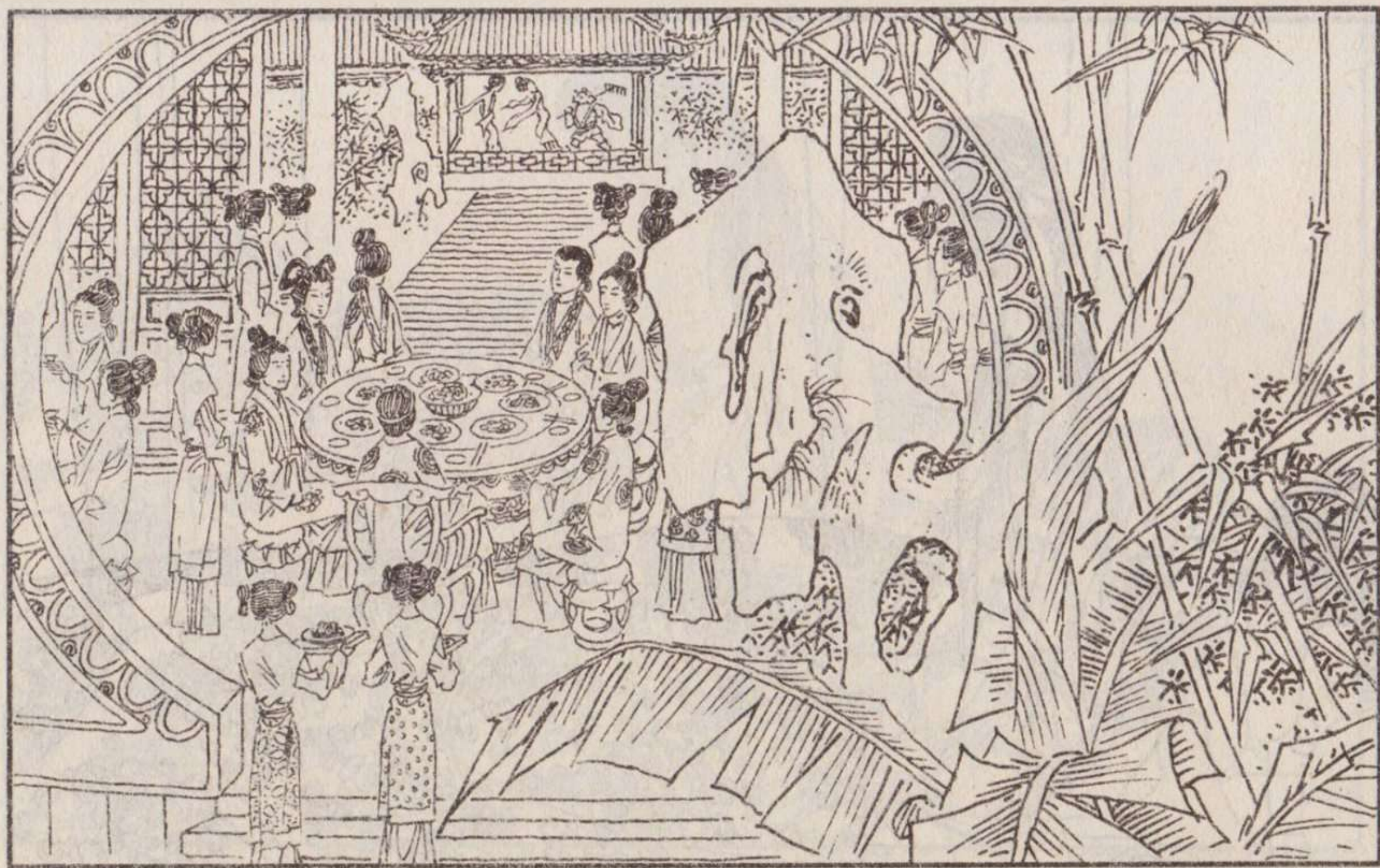
59. 见黛玉不语，紫鹃又道：“若姑娘这样的人，有老太太一日还好，一日若没了老太太，也只是凭人去欺负罢了。所以说拿主意要紧。姑娘是个明白人，岂不闻俗语说的‘万两黄金容易得，知心一个也难求’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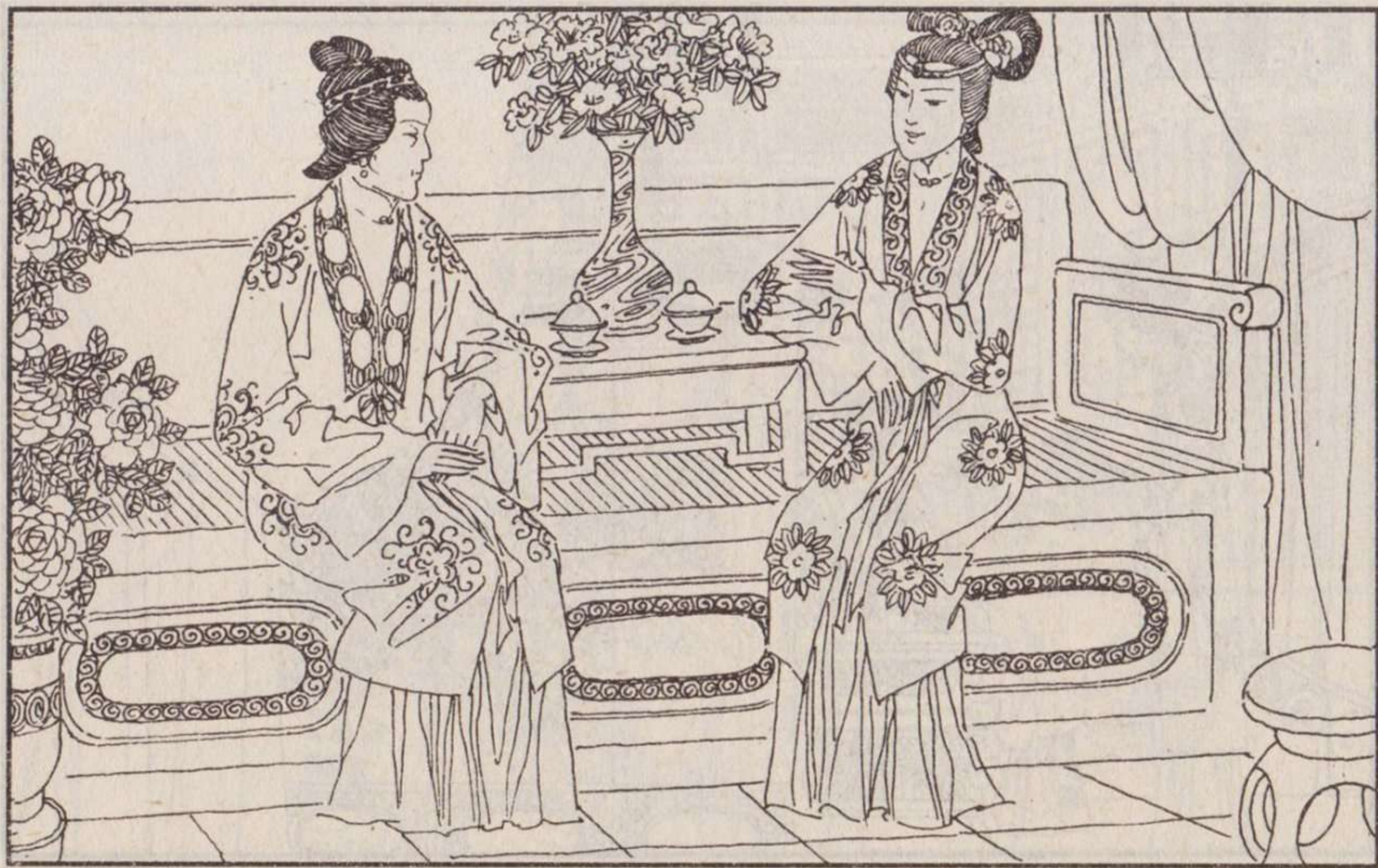
60. 黛玉道：“你这丫头今日可疯了！怎么去了几日，忽然变了一个人？我明日必回老太太，退回你去，我不敢要你了。”紫鹃笑道：“我说的是好话，不过叫你心里留神，何苦回老太太，叫我吃了亏，又有什么好处！”说着，竟自己睡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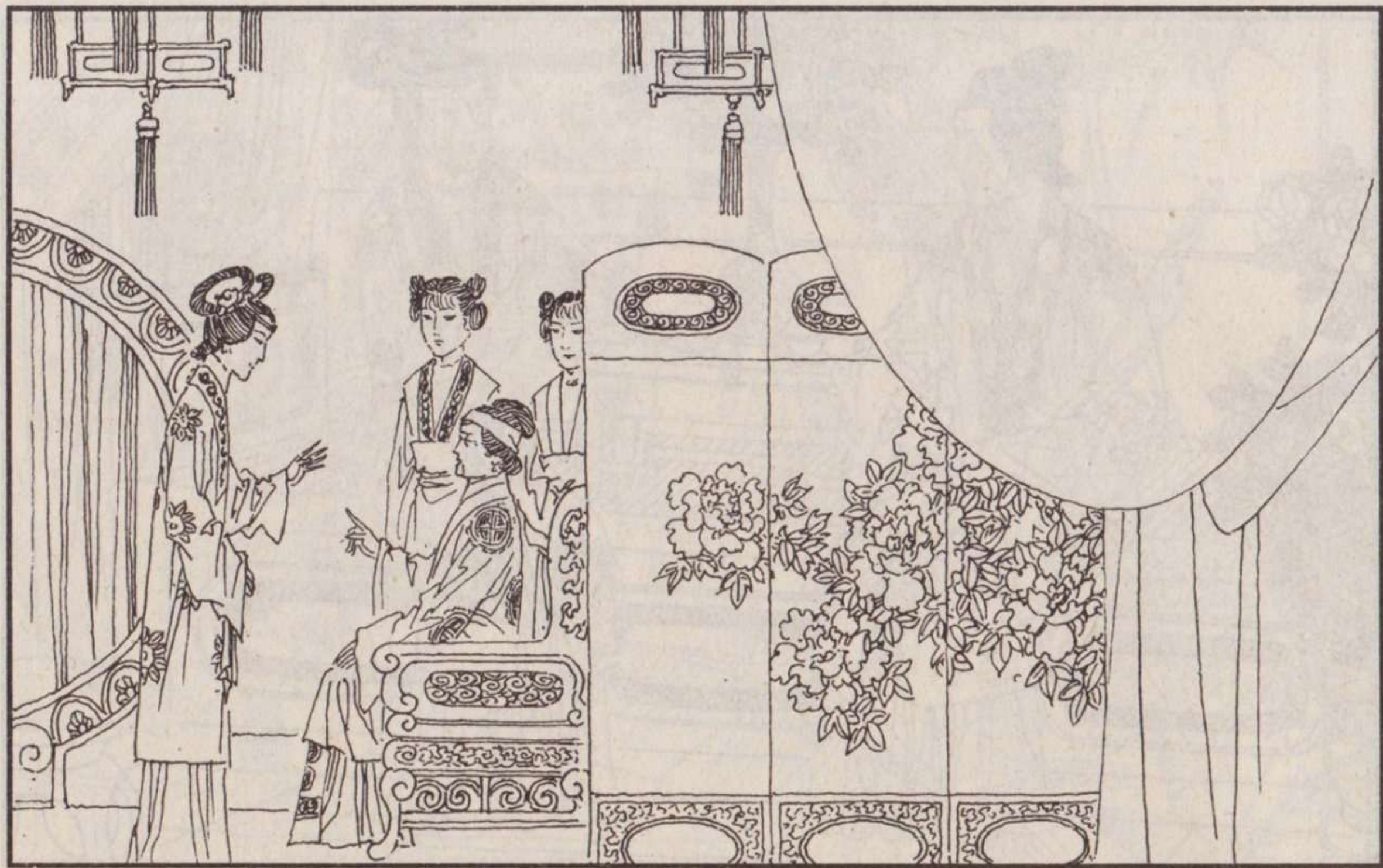
61. 黛玉听了这话，口内虽如此说，心内未尝不伤感。待她睡了，便直哭了一夜，至天明，方打了一个盹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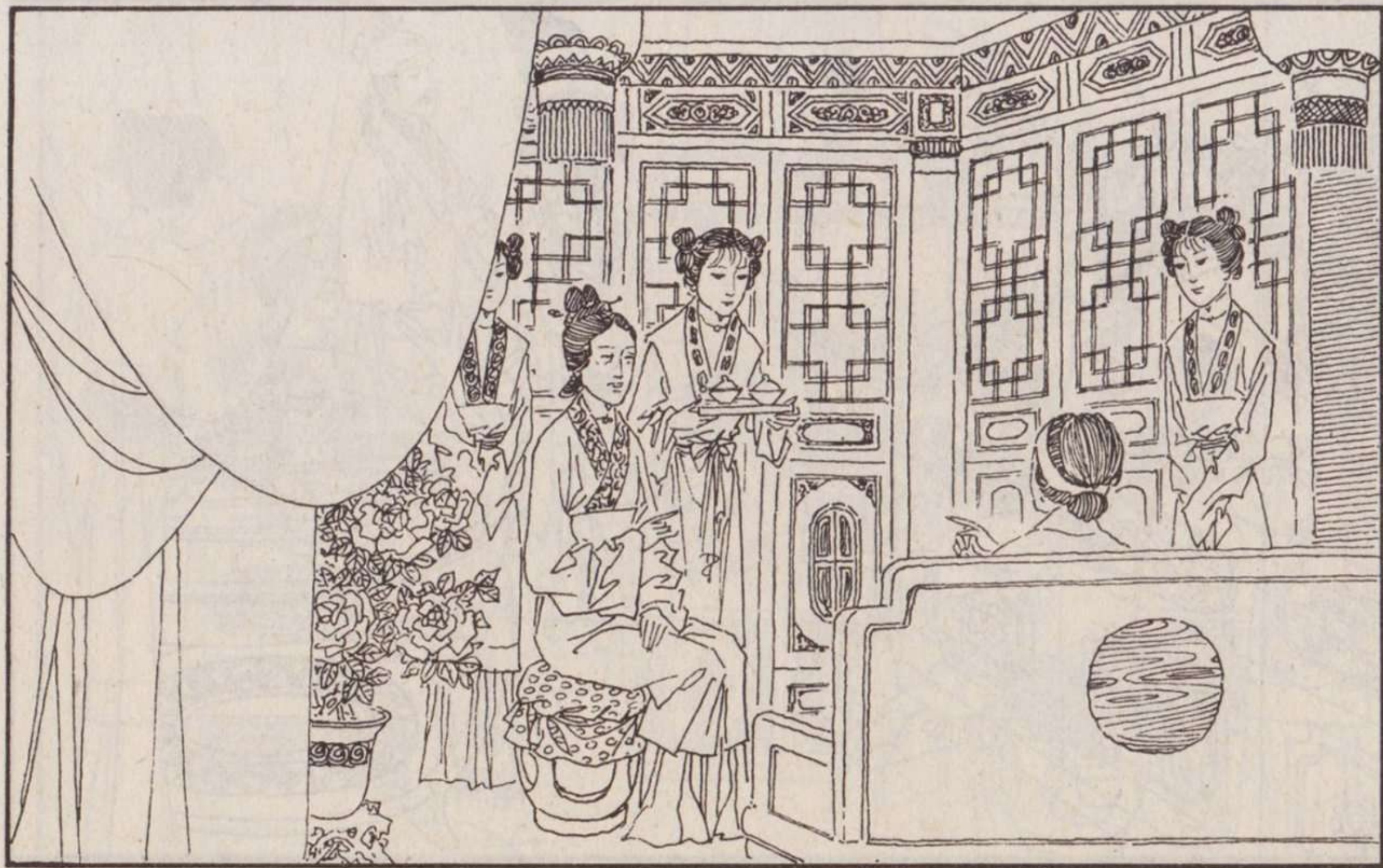
62. 次日是薛姨妈的生日，自贾母起，诸人皆有祝贺之礼，黛玉也只得备了两色针线送去。这日也定了一班小戏，请贾母与王夫人等。独有宝玉与黛玉二人不曾去得。



63. 第二天，薛姨妈又命薛蝌陪诸伙计吃了一天酒。薛姨妈看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，且家道贫寒，是个钗荆裙布的女儿，忽想起薛蝌未娶，因谋之于凤姐。凤姐笑道：“姑妈素知我们太太有些左性的，这事等我慢谋。”



64. 恰好贾母去瞧凤姐儿，凤姐便和贾母说姨妈有一件事求老祖宗，只是不好启齿。于是便将求亲一事说了。贾母笑道：“这是极好的好事，等我和你婆婆说了，怕她不依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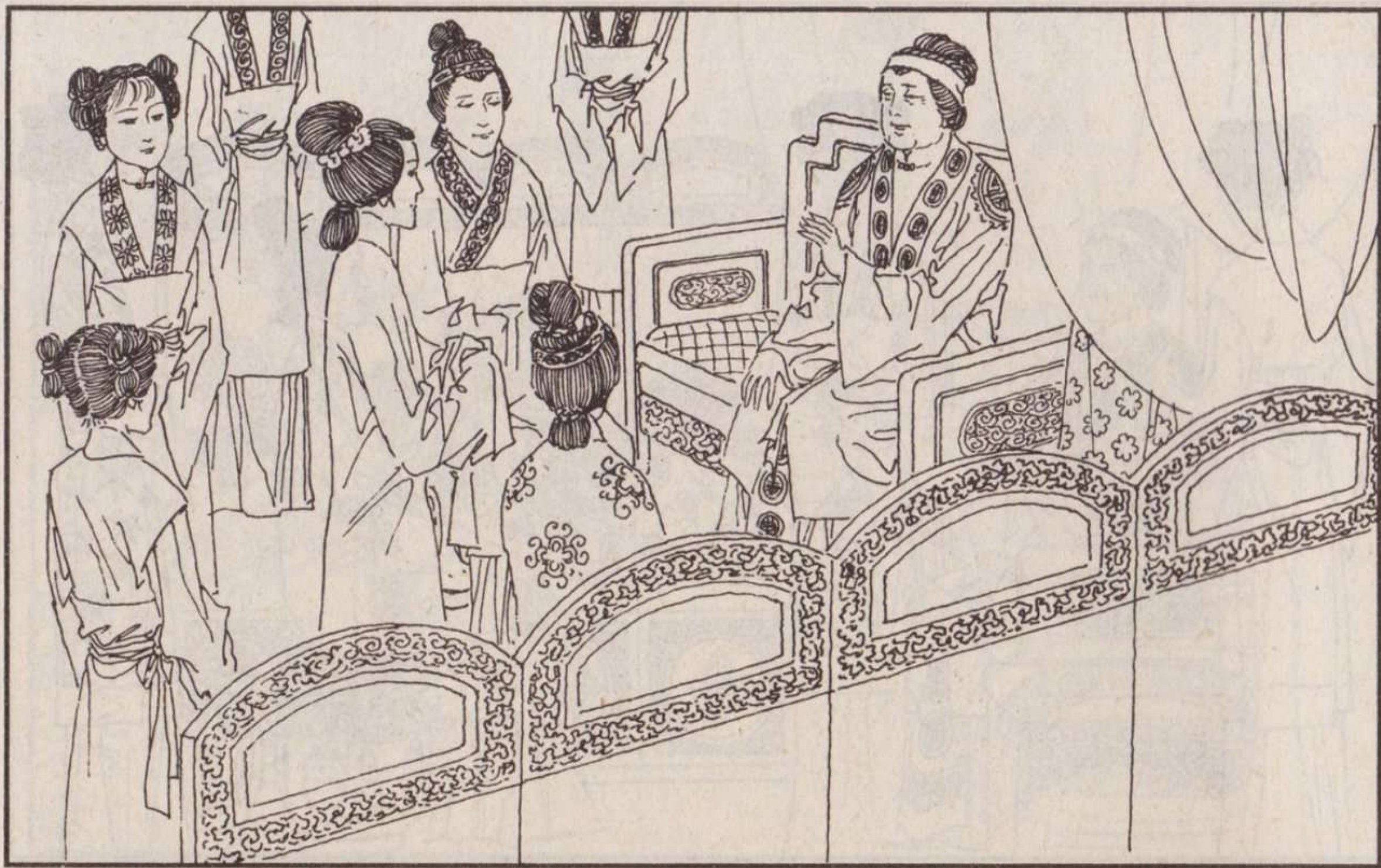
65. 贾母回房来,即刻就命人请了邢夫人过来,硬作保山。邢夫人想了一想:薛家根基不错,且现今大富;薛蝌生得又好,又有贾母作保山,便将计就计答应了。



66. 贾母十分喜欢，忙命人请了薛姨妈来。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诉邢忠夫妇，他夫妇原是为来此投靠邢夫人的，如何不依，早极口地说：“妙极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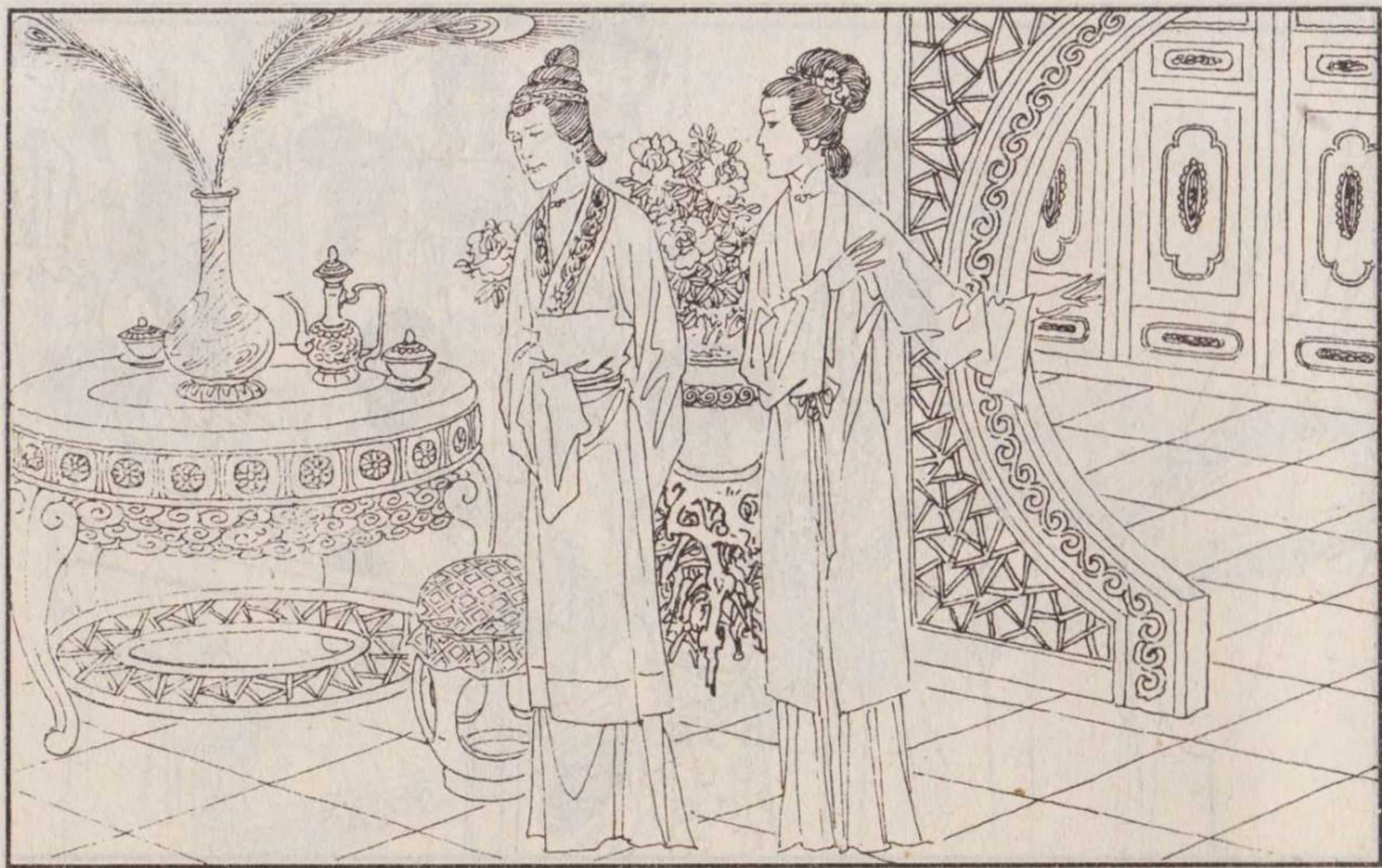
67. 贾母笑道：“我最爱管闲事，今日又管成了一件，不知得多少谢媒钱？”薛姨妈笑道：“这是自然的。纵抬了整万两银子来，只怕不稀罕，但只一件，老太太既是作媒，还得一位主亲才好。”



68. 贾母笑道：“别的没有，我们家折腿烂手的人还有两个。”说着，便命人去叫过尤氏婆媳二人来。贾母告诉她们原故，彼此忙都道喜。



69. 贾母吩咐道：“咱们家的规矩，你是尽知的，从没有两家‘争礼争面’的。如今你算替我在当中料理，不可太省，也不可太费，把他两家的事周全了回我。”尤氏忙答应了。



70. 薛姨妈喜之不尽，回家命写了请贴，补送过宁府。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，本不欲管，无奈贾母亲自嘱咐，只得应了，惟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。薛姨妈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，倒还易说。



71. 如今薛姨妈既定了邢岫烟为媳，合宅皆知。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，贾母说：“这又何妨？两个孩子又不能见面，就是姨太太和她一个大姑子，一个小姑子，又何妨？况且都是女孩儿，正好亲近些呢。”邢夫人方罢。



72. 这日宝钗来瞧黛玉，恰值岫烟也来瞧黛玉，二人在半路相遇，宝钗含笑唤她同走。至一块石壁后，宝钗笑问：“这天还冷得很，你怎么倒全换了夹衣？”岫烟见问，低下头不答。



73. 宝钗便知道有了原故，又问：“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钱又没得？”岫烟道：“因姑妈说我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，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，要使什么，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。我使二姐姐东西，她虽不说什么，她那些妈妈丫头，哪一个省事的。”



74. 岫烟又道：“我虽在那屋里，却不敢很使唤她们，过三天五天，我倒得拿些钱出来，给她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。因此，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，如今又去了一两。前日我悄悄地把棉衣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。”



75. 宝钗愁叹道：“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，后年才进来。若是在这里，琴儿过去了，好再商议你的事，离了这里就完了。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事，也断不敢先娶亲的。这倒是一件难事，等我和妈妈再商议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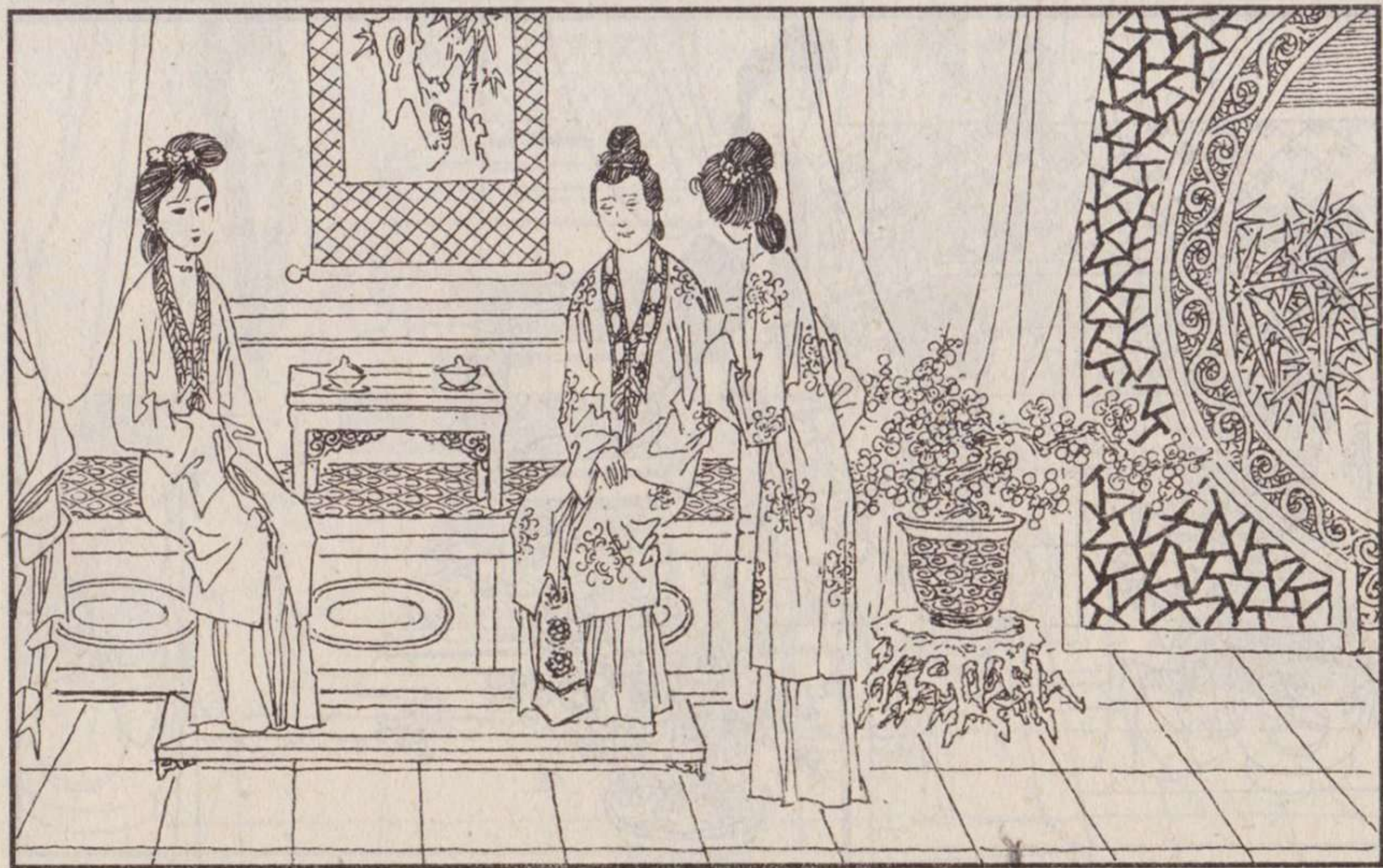
76. 宝钗又指她裙上一个璧玉佩问道：“这谁给你的？”岫烟说是三姐姐给的。宝钗点头道：“她见人人皆有，独你一个没有，怕人笑话，故此送一个，这是她聪明细致之处。”



77. 岫烟又问：“姐姐此时哪里去？”宝钗道：“我到潇湘馆去。你且回去，把那当票子叫丫头送到我那里，悄悄地取出来，晚上再悄悄地送给你去，早晚好穿。但不知你当在哪里了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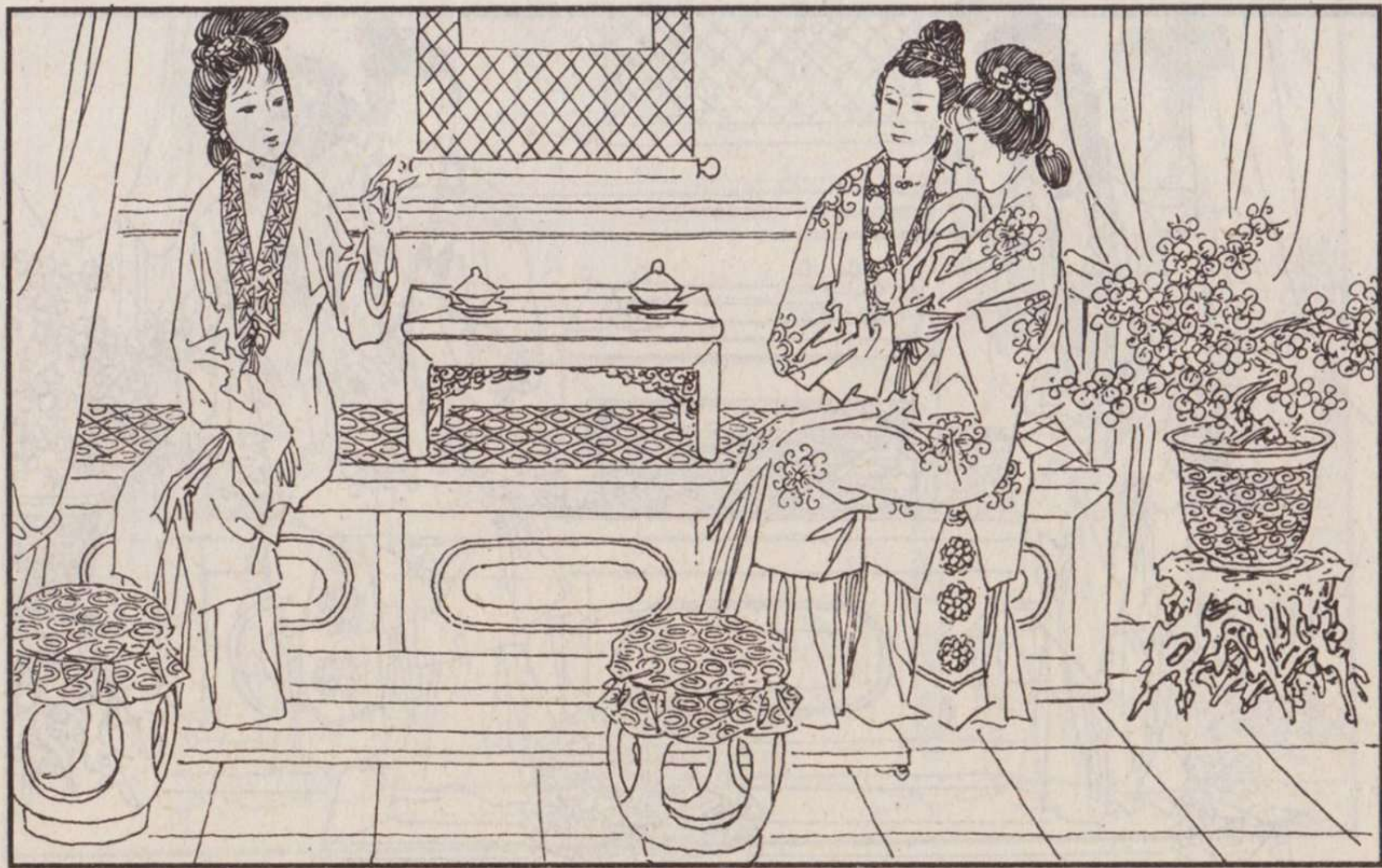
78. 岫烟道：“叫做什么恒舒，是鼓楼西大街的。”宝钗笑道：“这闹在一家去了！伙计们倘或知道了，好说‘人没过来，衣裳先到了。’”岫烟便知是她家的的本钱，红了脸一笑，二人走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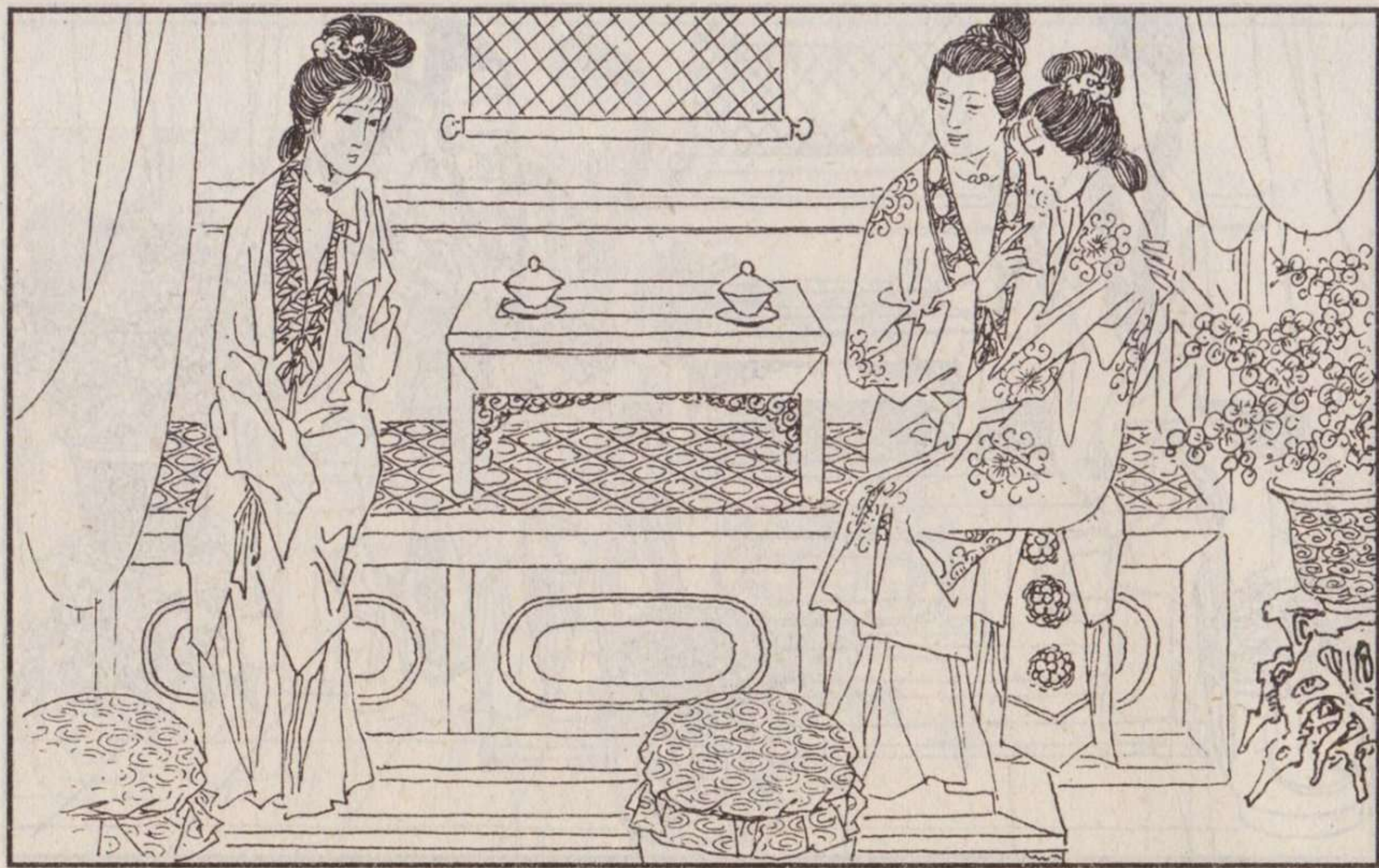
79. 宝钗就往潇湘馆来，正值她母亲也来瞧黛玉。宝钗笑道：“妈妈多早晚来的？我竟不知道。”薛姨妈道：“我这几日忙，总没来瞧瞧宝玉和她，所以今日瞧他两人，都也好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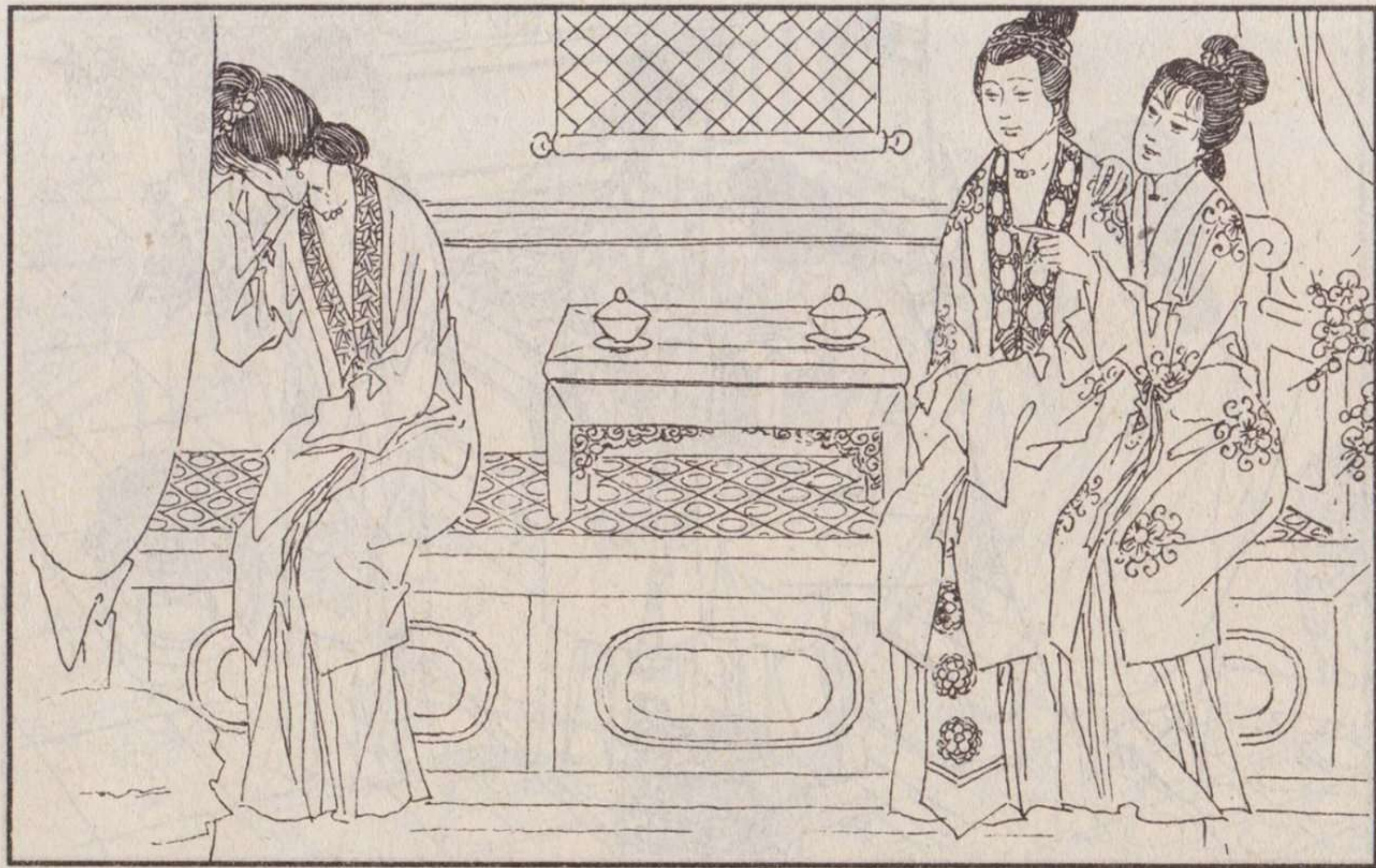
80. 黛玉忙让宝钗坐下，道：“天下的事，正是人想不到的。拿着姨妈和大舅妈说起，怎么又作一门亲家！”薛姨妈道：“我的儿，自古道：‘千里姻缘一线牵。’比如你姐妹两个婚姻，此刻也不知在眼前，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！”



81. 宝钗道：“惟有妈妈说动话拉上我们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伏在母亲怀里，笑说：“咱们走吧。”黛玉就笑道：“你瞧瞧！这么大了，离了姨妈，她就是个最老道的；见了姨妈，她就撒娇儿。”



82. 薛姨妈将手摩弄着宝钗，向黛玉叹道：“你这姐姐，就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：着了正经事，就有话和她商量；没有了事，幸亏她开我的心。我见了她这样，有多少愁不散的？”



83. 黛玉听了，流泪叹道：“她偏在这里这样，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，故意来形容我！”宝钗笑道：“妈妈，你瞧她这轻狂样儿，倒说我撒娇儿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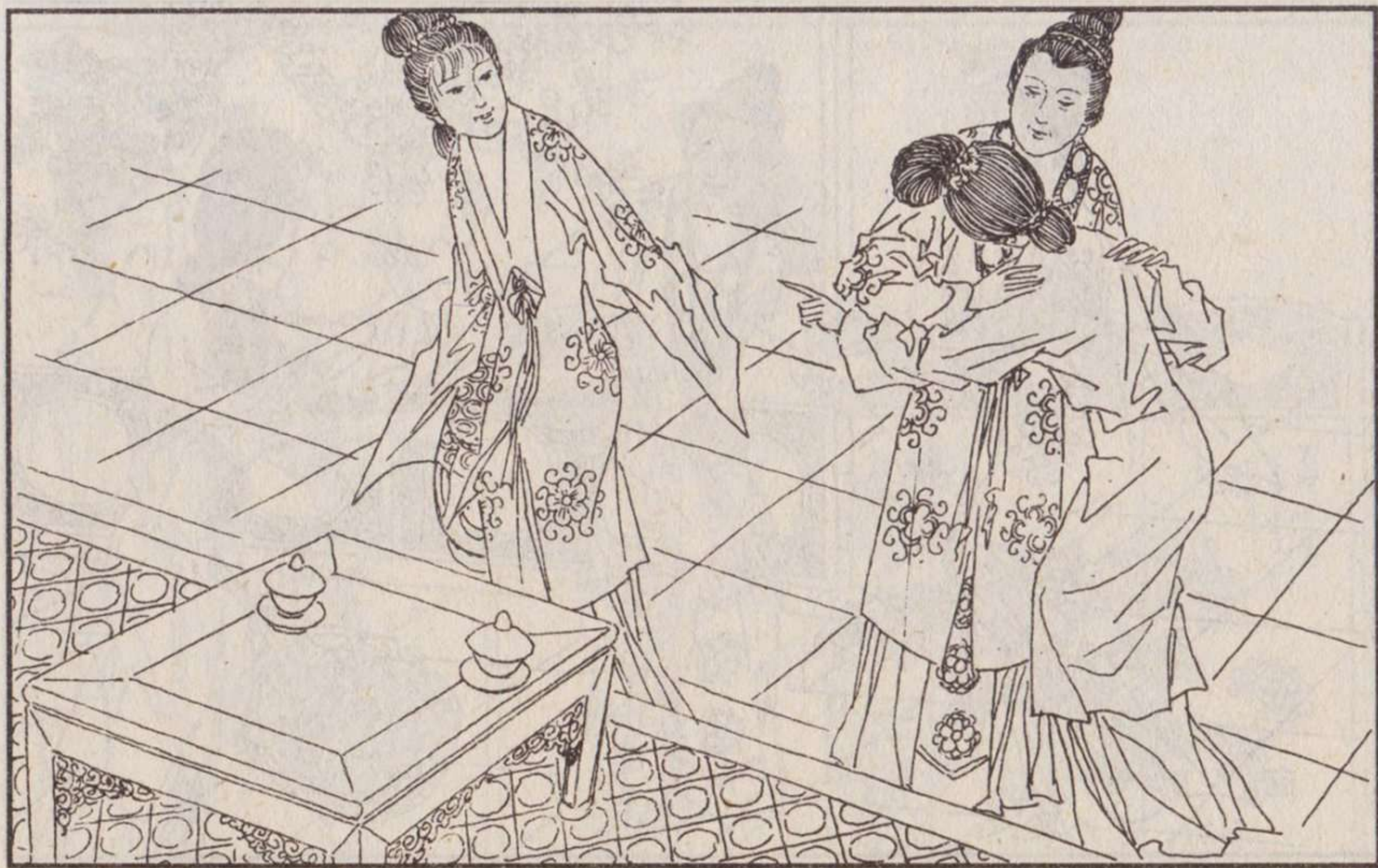
84. 薛姨妈道：“也怨不得她伤心，可怜没父母，到底没个亲人。”又摩挲黛玉，笑道：“好孩子，别哭！你见了疼你姐姐，你伤心，你知我心里更疼你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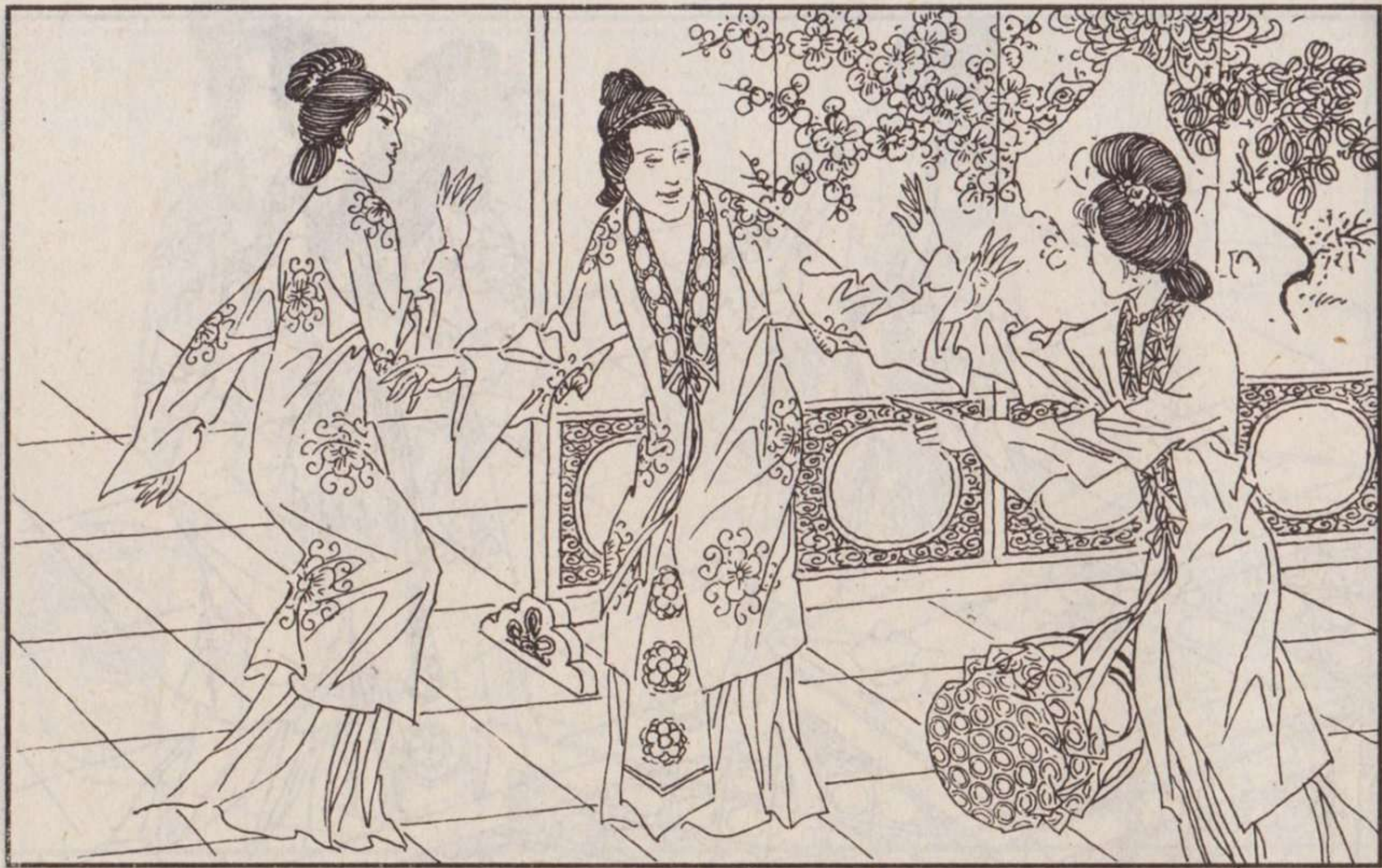
85. 黛玉笑道：“姨妈既这么说，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，姨妈若是弃嫌，便是假意疼我。”薛姨妈道：“你不厌我，就认了。”宝钗忙道：“认不得的。”黛玉道：“怎么认不得？”



86. 宝钗笑道：“我且问你：我哥哥还没定亲事，为什么反将邢妹妹先说与我兄弟了？”黛玉道：“因为他不在家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不是这样。我哥哥已经相准了，只等来家就放定。我说你认不得娘，你细想去！”说着，便和她母亲挤眼儿发笑。



87. 黛玉听了，便一头伏在薛姨妈身上，说道：“姨妈不打她，我不依！”薛姨妈搂着她笑道：“你别信你姐姐的话，她是和你玩呢。”宝钗笑道：“真个妈妈明日和老太太求了，聘作媳妇，岂不比外头寻的好？”



88. 黛玉便拢上来要抓她，口内笑道：“你越发疯了！”薛姨妈忙笑劝，用手分开方罢。又向宝钗道：“连那姑娘我还怕哥哥糟蹋了她，所以给你兄弟，别说这孩子，我也断不肯给他。”



89. 薛姨妈又道：“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说给宝玉，偏生又有了人家；我想我虽无人可给，难道一句话也不说？我想你宝兄弟，老太太那样疼他，若要外头说去，老太太断不中意，不如把你林妹妹定与他，岂不四角俱全？”



90. 黛玉先还怔怔地听,后来见说到自己身上,便啐了宝钗一口,红了脸,拉着宝钗笑道:“我只打你,为什么招出姨妈这些老没正经的话来?”宝钗笑道:“这可奇了!妈妈说你,为什么打我?”



91. 紫鹃忙跑来笑道：“姨太太既有这主意，为什么不和老太太说去？”薛姨笑道：“这孩子急什么！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阁，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了？”



92. 紫鹃也红了脸，笑道：“姨太太真个倚老卖老的！”说着便转身去了。黛玉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该，该，该！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！”薛姨妈母女及婆子丫环都笑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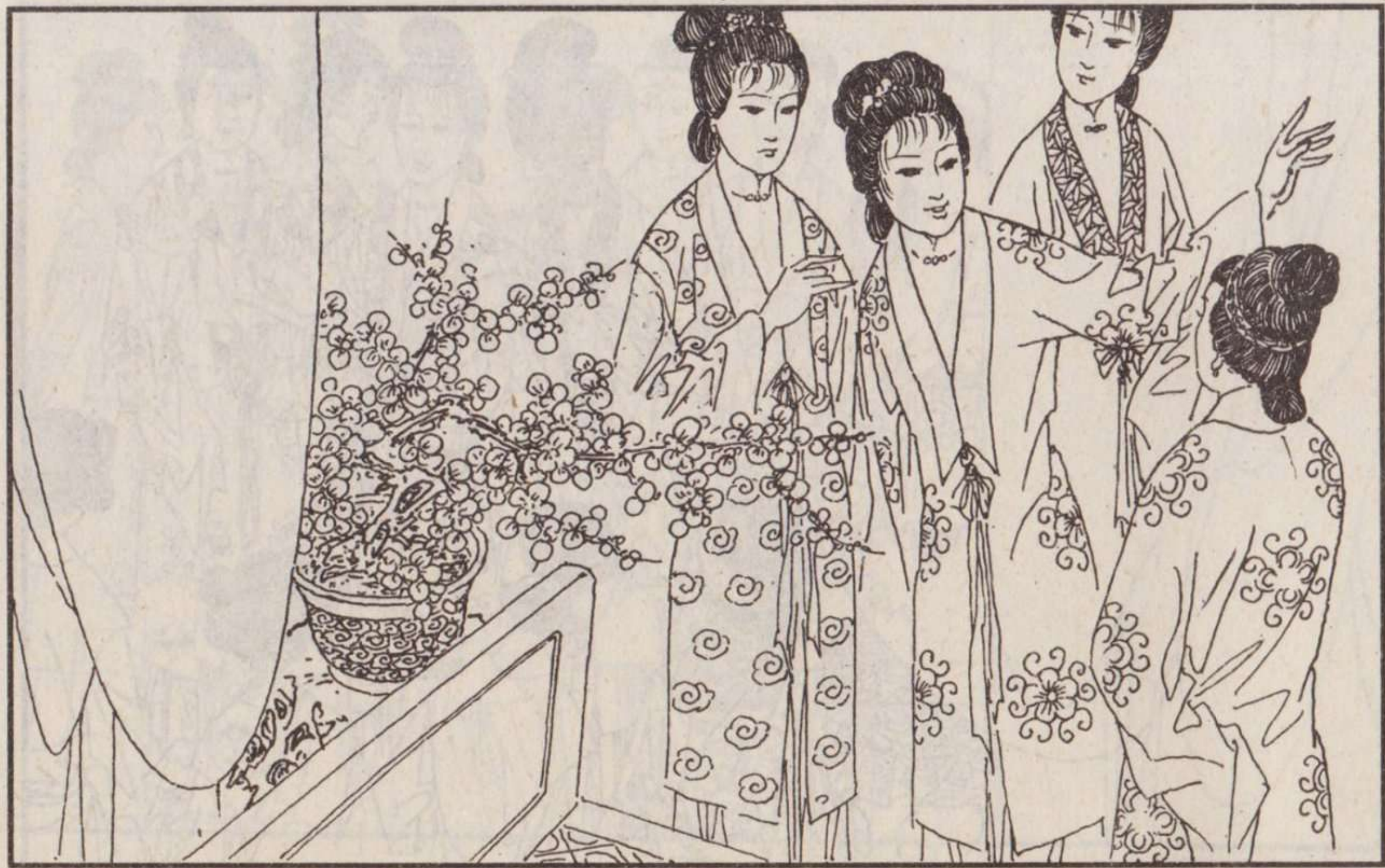
93. 一语未了，忽见湘云走来，手里拿着一张当票，口内笑道：“这是什么账篇子？”黛玉瞧了，不认得。宝钗忙一把接了看，正是岫烟才说的当票子，忙着折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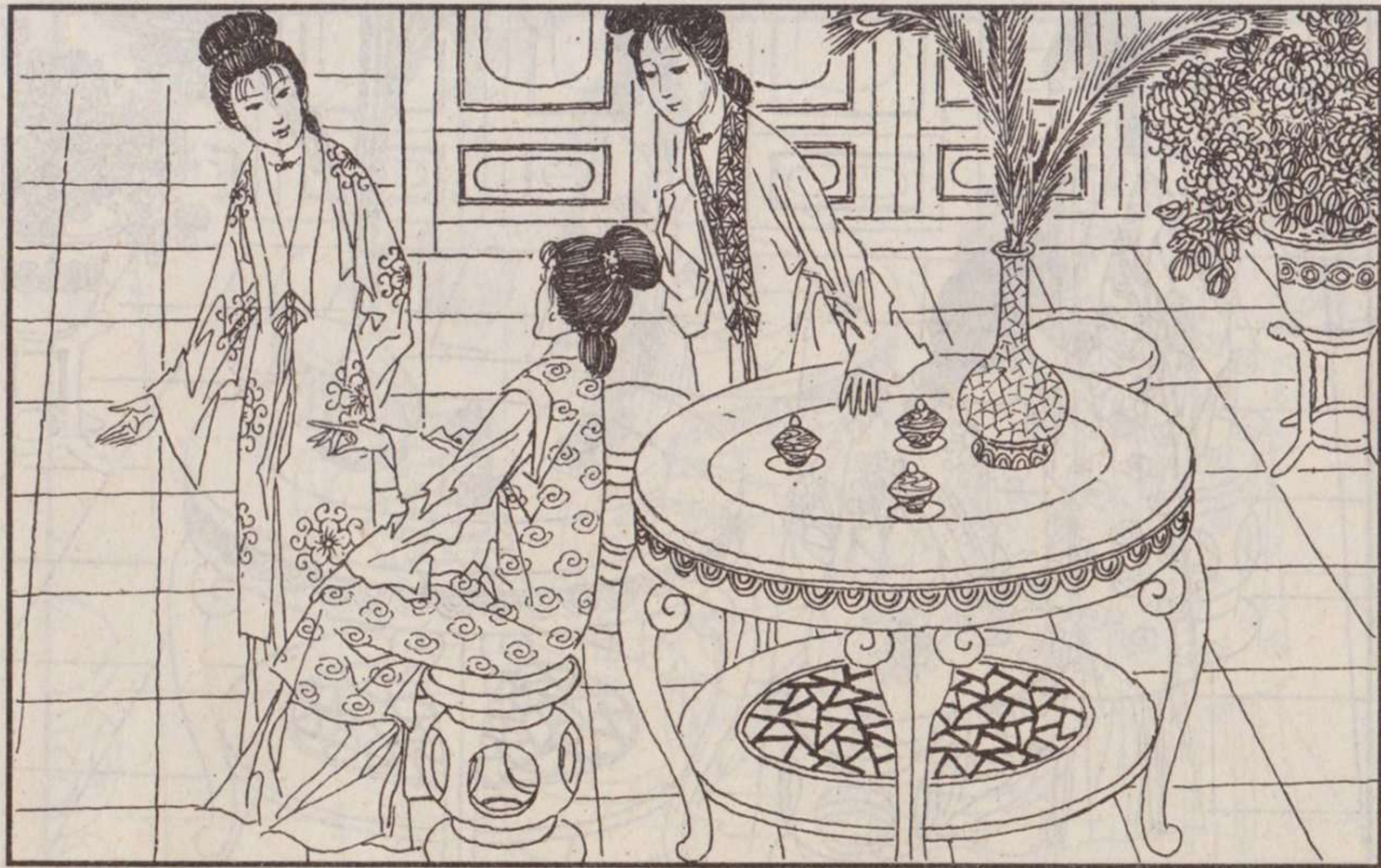
94. 薛姨妈忙说：“那必是哪个妈妈的当票子失落了，回来急得她们找。”湘云道：“什么‘当票子’？”众婆子笑道：“真真是个呆子，连当票子也不知道！”薛姨妈叹道：“怨不得她，真真是侯门千金，而且又小，哪里知道这个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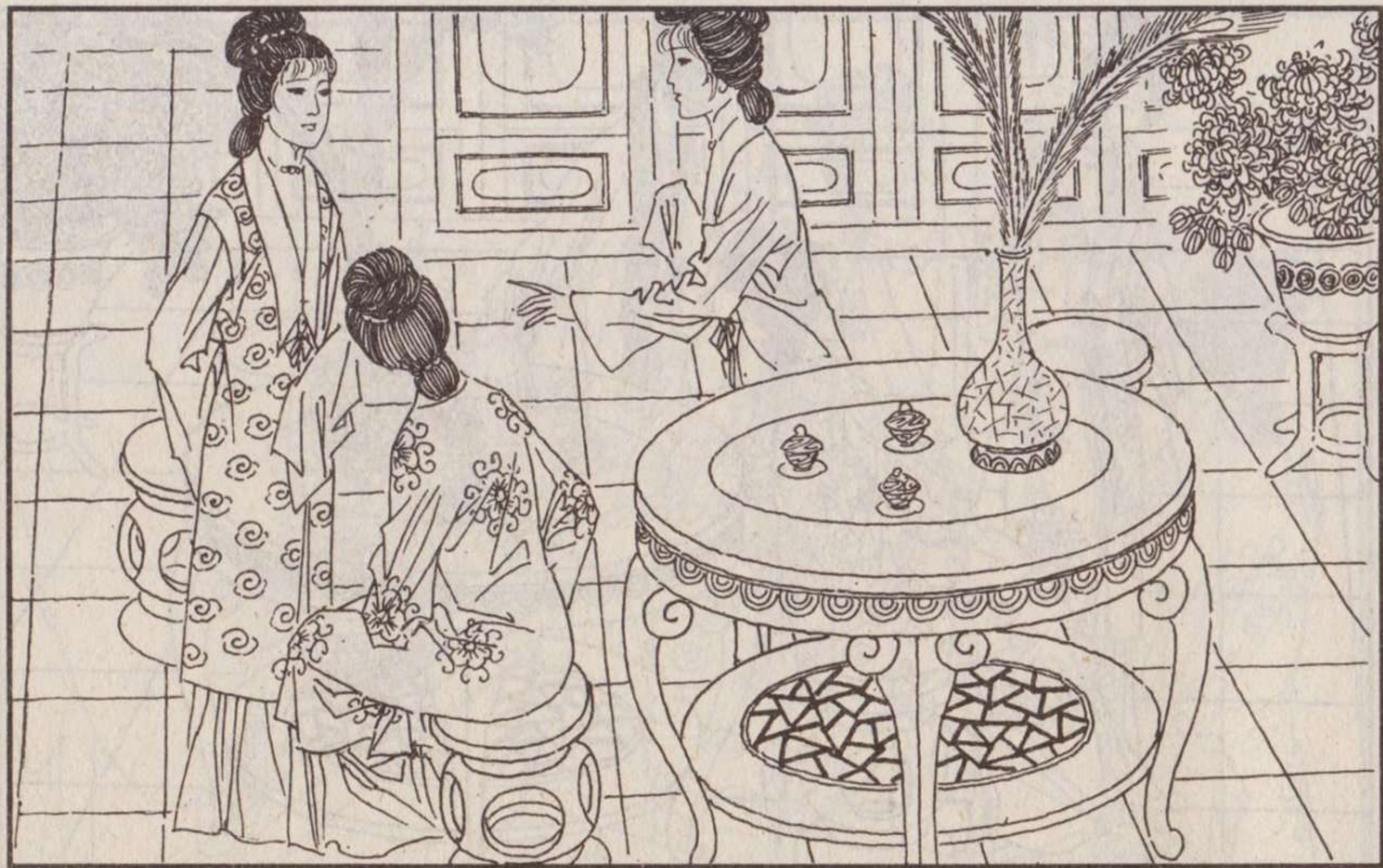
95. 薛姨妈忙将原故讲明，湘云、黛玉二人听了，方笑道：“这人也太会想钱了，姨妈家当铺也有这个不成？”众人笑道：“这又呆了！‘天下老鸹一般黑’，岂有两样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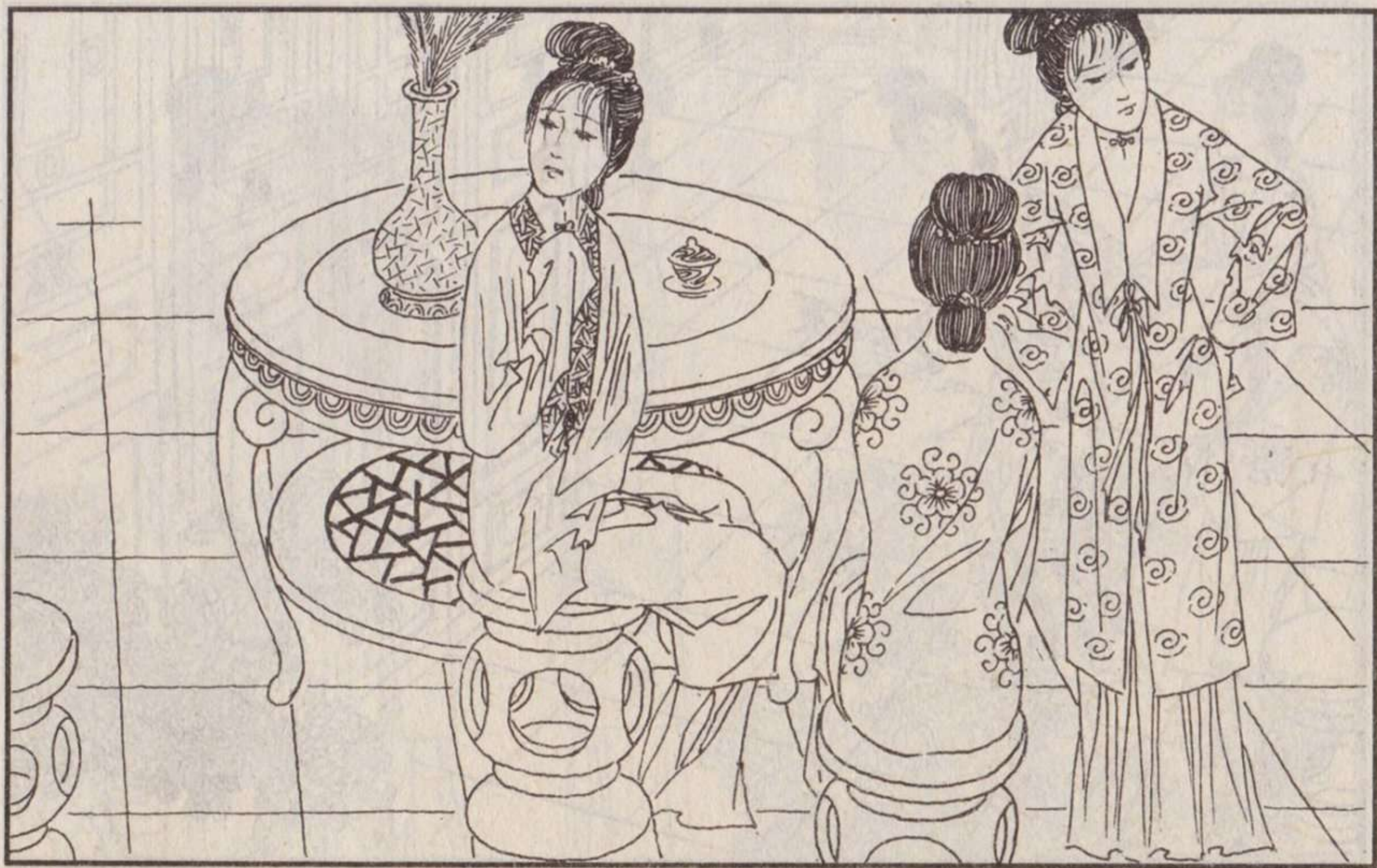
96. 薛姨妈因又问：“在哪里拾的？”湘云方欲说时，宝钗忙说：“是一张死了没用的，不知是那年勾了账的。香菱拿着哄她们玩的。”薛姨妈听了此话是真，也就不问了。



97. 一时人来回：“那府里大奶奶过来请姨太太说话呢。”薛姨妈起身去了。这里屋无人时，宝钗方问湘云：“何处拾的？”湘云笑道：“我见你令弟媳的丫头篆儿悄悄地递与莺儿，莺儿便随手夹在书里。”



98. 湘云说她们出去了,她便偷着看,竟不认得,知道众人都在这里,所以拿来大家认认。黛玉忙问:“怎么她也当衣裳不成?既当了,怎么又给你?”



99. 宝钗见问，不好隐瞒她两个，便将方才之事都告诉了她二人。黛玉便说“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”，不免也要感叹起来了。



100. 史湘云听了，便动了气，说：“等我回着二姐姐去！我骂那老婆子丫头一顿，给你们出气，何如？”说着，湘云便要走出去，宝钗忙一把拉住，笑道：“你又发疯了，还不给我坐下呢！”



101. 黛玉笑道：“你要是个男人，出去打一个抱不平儿；你又充什么荆轲、聂政？真真好笑！”湘云道：“明日也可把她接到咱们院里一处住去，岂不是好？”宝钗笑道：“明日再商量。”



102. 说着，忽有人报：“三姑娘、四姑娘来了。”三人听说，忙掩了口，不提此事。只见探春等走了进来，大家说笑了一回方散，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集《假凤泣虚凰》。

紅鼎
萬壽
環畫

